北史

三二

〔百衲本二十四史〕

元本北史

三十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蠕蠕姓郁久閭氏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為氏木骨閭既壯免奴為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依紇突隣部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

猥自號柔然後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虫故改其號為蠕蠕車鹿會既為部帥歲貢馬畜貂豽皮冬則徙度漠南夏則還居漠北車鹿會死子吐奴傀立吐奴傀死子跋提立跋提死子地粟袁立地粟袁死其部分為二地粟袁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子緼紇提別居西邊及昭成崩緼紇提附衛辰而貳於魏魏登國中討之蠕蠕移部遁走追之及於大磧南牀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部帥屋擊各收餘落遁走遣長孫嵩及長孫肥追之度磧嵩至平望川大破屋擊禽之斬以徇肥至涿邪山及匹候跋舉落請降獲緼紇提子曷多汗及曷多汗兄誥歸之社崘斛

律等并宗黨數百人分配諸部緼紇提西遁將歸衞辰道武追之至跋那山緼紇提復降道武撫慰如舊九年曷多汗與社崙率部衆棄其父西走長孫肥輕騎追之至上郡跋那山斬曷多汗盡殪其衆社崙數人奔匹候跋匹候跋處之南鄙去其庭五百里令其子四人監之既而社崙率其私屬執匹候跋四子而叛襲匹候跋諸子收餘衆亡依高車斛律部社崙兇狡有權變月餘乃釋匹候跋歸其諸子欲聚而殲之密舉兵襲匹候跋殺匹候跋子啓拔吳頡等十五人歸于道武社崙既殺匹候跋懼王師討之及掠五原以西諸部北度大漠道武以拔頡爲安遠將軍平棘

侯社崙與姚興和親道武遣材官將軍和突襲黜弗素古延諸部社崙遣騎救素古延突逆擊破社崙遠遁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凶勢益振北徙弱洛水始立軍法千人為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為幢幢置帥一人先登者賜以虜獲退懦者以石擊首殺之或臨時捶撻無文記將帥以羊屎粗計兵數後頗知刻木為記其西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彊部帥日拔也稽舉兵擊社崙逆戰於頞根河大破之後盡為社崙所并號為彊盛隨水草畜牧其西則焉耆之地東則朝鮮之地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庭敦煌張掖之北小國皆苦其寇抄羈縻附

之於是自號豆代可汗豆代猶魏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魏言皇帝也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爲稱號若中國立謚既死之後不復追稱道武謂尚書崔宏曰蠕蠕之人昔來號爲頑嚚每來抄掠駕牸牛奔遁驅犍牛隨之牸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有教其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終於不易遂爲敵所虜今社崘學中國立法置戰陣卒成邊害道家言聖人生大盜起信矣天興五年社崘聞道武征姚興遂犯塞入自參合陂南至豺山及善無北澤時遣常山王遵以萬騎追之不及天賜中社崘從弟悅代大那等謀殺社崘而立大那發覺大那

等來奔以大那爲冠軍將軍西平侯悅代爲越騎校尉易
陽子三年夏社崘寇邊永興元年冬又犯塞二年明元討
之社崘遁走道死其子度拔年少未能御衆部落立社崘
弟斛律號藹苦蓋可汗魏言姿質美好也斛律北并賀術
也骨國東破譬歷辰部落三年斛律宗人悅侯咄觝干等
百數十人來降斛律畏威自守不敢南侵北邊安靜神瑞
元年與馮跋和親跋娉斛律女爲妻將爲交婚斛律長兄
子步鹿眞謂斛律曰女小遠適憂思生疾可遣大臣樹黎
勿地延等女爲媵斛律不許步鹿眞出謂樹黎等曰斛律
欲令汝女爲媵遠至他國黎遂共結謀令勇士夜就斛律

雩盧後伺其出執之與女俱嬪于和龍乃立步鹿
真立委政樹黎初髙車叱洛侯者叛其渠帥導社崘破諸
部落社崘德之以爲大人步鹿真與社崘子社拔共至叱
洛侯家婬其少妻少妻告步鹿真叱洛侯欲舉大檀爲主
遺大檀金馬勒爲信步鹿真聞之歸發八千騎往圍叱洛
侯焚其珍寶自刎而死步鹿真遂掩大檀大檀發軍執步
鹿真及社拔絞殺之乃自立大檀者社崘季父僕渾之子
先統別部鎮於西界能得衆心國人推戴之號牟汗紇升
蓋可汗魏言制勝也斛律父子既至和龍馮跋封爲上谷
侯大檀率衆南徙犯塞明元親討之大檀懼而遁走遣山

陽侯奚斤等追之遇寒雪士衆凍死及墮指者十二三及
明元崩太武即位大檀聞而大喜始光元年秋乃寇雲中
太武親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大檀騎圍太武五十餘重
騎逼馬首相次如堵焉士卒大懼太武顏色自若衆情乃
安先是大檀弟大那與社崘爭國敗而來奔大檀以大那
子於陟斤為部帥軍士射於陟斤殺之大檀恐乃還二年
太武大舉征之東西五道並進平陽王長孫翰等從黑漠
汝陰公長孫道生從白黑兩漠閒車駕從中道東平公娥
青次西從栗園宜城王奚斤將軍安原等西道從尒寒山
諸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齎十五日糧絕漠討之大檀部

落駭驚北走神䴥元年八月大檀遣子將騎萬餘入塞殺
掠邊人而走附國高車追擊破之自廣甯還追之不及二
年四月太武練兵于南郊將襲大檀公卿大臣皆不願術
士張深徐辯以天文說止帝帝從崔浩計而行會江南使
還稱宋文欲犯河南謂行人曰汝亟還告魏主歸我河南
地即當罷兵不然盡我將士之力帝聞而大笑告公卿曰
龜鼈小豎自救不暇何能為也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
便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上策也吾行決矣於是車駕
出東道向黑山平陽王長孫翰從西道向大娥山同會賊
庭五月次于沙漠南舍輜重輕襲之至粟水大檀衆西奔

第匹黎先典東落將赴大檀遇翰軍翰縱騎擊之殺其大
人數百大檀聞之震怖將其族黨焚燒廬舍絕迹西走莫
知所至於是國落四散竄伏山谷畜產野布無人收視太
武緣栗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壘六月車駕次於菟園水
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
北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高車諸部殺大
檀衆類前後歸降三十餘萬俘獲首虜及戎馬百餘萬匹
八月太武聞東部高車屯已尼陂人畜甚衆去官軍千餘
里遂遣左僕射安原等往討之暨已尼陂高車諸部望軍
降者數十萬大檀部落衰弱因發疾而死子吳提立號敕

連可汗魏言神聖也四年遣使朝獻先是北鄙候騎獲吳提南偏邏者二十餘人太武賜之衣服遣歸吳提上下感德故朝貢焉帝厚賓其使而遣之延和三年二月以吳提尚西海公主又遣使者納吳提妹為夫人又進為左昭儀吳提遣其兄禿鹿傀及左右數百人來朝獻馬二千匹帝大悅班賜甚厚至太延二年乃絕和犯塞四年車駕幸五原遂征之樂平王丕河東公賀多羅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宜都王穆壽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至浚稽山分中道復為二道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車駕從浚稽北向天山西登子阜刻石記行不見蠕蠕而還時

漠北大旱無水草軍馬多死五年車駕西伐沮渠牧犍宜都王穆壽輔景穆居守長樂王嵇敬建寧王崇二萬人鎮漠南以備蠕蠕吳提果犯塞壽素不設備賊至七介山京邑大駭爭奔中城司空長孫道生拒之於吐頹山吳提之寇也留其兄乞列歸與北鎮諸軍相守敬崇等破乞列歸于陰山之北獲乞列歸歎曰沮渠陷我也獲其伯父他吾無鹿胡及其將帥五百人斬首萬餘級吳提聞而遁走道生追之至于漠南而還眞君四年車駕幸漠南分軍爲四道樂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中山王辰領十五將爲中軍後

繼車駕至鹿渾谷與賊相遇吴提遁走追至頞根河擊破
之車駕至石水而還五年復幸漠南欲襲吴提吴提遠遁
乃止吴提死子吐賀真立號處可汗魏言唯也十年正月
車駕北伐高昌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車駕與
景穆自中道出涿邪山吐賀真別部帥介綿他拔等率千
餘家來降是時軍行數千里吐賀真新立恐懼遠遁九月
車駕北伐高昌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與諸軍
期會於地弗池吐賀真悉國精鋭軍資甚盛圍那數十重
那掘長圍堅守相持數日吐賀真數挑戰輙不利以那衆
少而固疑大軍將至觧圍夜遁那引軍追之九日九夜吐

賀真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車駕會於廣澤略陽王羯兒盡收其人户畜產百餘萬自是吐賀真遂單弱遠竄邊疆息警矣太安四年車駕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千里遂渡大漠吐賀真遠遁其莫弗烏朱駕頹率衆數千落來降乃刊石記功而還太武征伐之後意存休息蠕蠕亦怖威北竄不敢復南和平五年吐賀真死子予成立號受羅部真可汗魏言惠也自稱永康元年率部侵塞北鎮遊軍大破其衆皇興四年予成犯塞車駕北討京兆王子推東陽公元丕督諸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軍出東道汝陰王賜濟南公羅烏拔督軍

為前鋒隴西王源賀督諸軍為後繼諸將會車駕于女水之濱獻文親誓衆詔諸將曰用兵在竒不在衆也卿等但為朕力戰方略已在朕心乃選精兵五千人挑戰多設竒兵以惑之虜衆奔潰逐北三十餘里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人戎馬器械不可稱計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遂作北征頌刋石紀功延興五年予成求通婚娉有司以予成數犯邊塞請絕其使發兵討之帝曰蠕蠕譬若禽獸貪而亡義朕要當以信誠待物不可抑絕也予成知悔前非遣使請和求結姻援安可孤其款意乃詔報曰所論婚事今始一反尋覽事理未允厥中夫男而下女

爻象所明初婚之吉敦崇禮聘君子所以重人倫之本不敬其初令終難矣予成每懷譎詐終獻文世更不求婚太和元年四月遣莫何去汾比拔等來獻良馬貂裘比拔等稱伏承天朝珍寶華麗甚積求一觀之乃敕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繡器物御廐文馬竒禽異獸及人間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歷觀焉比拔見之自相謂曰大國富麗一生所未見也二年二月又遣比拔等朝貢尋復請婚焉孝文志在招納許之予成雖歲貢不絕而款約不著婚事亦停九年予成死子豆崙立號伏古敦可汗魏言怕也自稱太平元年豆崙性殘暴好殺其名臣侯醫垔石洛候數

以忠言諫之又勸與魏通和勿侵中國豆崙怒誣石洛候謀反殺之夷其三族十六年八月孝文遣陽平王頤左僕射陸叡並爲都督領軍斛律桓等十二將七萬騎討豆崙部內高車阿伏至羅率衆十餘萬西走自立爲主豆崙與叔父那蓋爲二道追之豆崙出自浚稽山北而西那蓋出自金山豆崙頻爲阿伏至羅所敗那蓋累有勝捷國人咸以那蓋爲天所助欲推那蓋爲主那蓋不從衆彊之那蓋曰我爲臣不可焉能爲主衆乃殺豆崙母子以尸示那蓋乃襲位那蓋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魏言悅樂也自稱太安元年那蓋死子伏圖立號他汗可汗魏言緒也自稱始

平元年正始三年伏圖遣使紇奚勿六跋朝獻請求通和宣武不報其使詔有司敕勿六跋曰蠕蠕遠祖社崘是大魏叛臣往者包容暫時通使今蠕蠕衰微有損疇日大魏之德方隆周漢跨據中原指清八表正以江南未平權寬北略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脩蕃禮款誠昭著者當不孤尒也永平元年伏圖又遣勿六跋奉函書一封并獻貂裘宣武不納依前喻遣伏圖西征高車為高車王彌俄突所殺子醜奴立號豆羅伏拔豆伐可汗魏言彰制也自稱建昌元年永平四年九月醜奴遣沙門洪宣奉獻珠像延昌二年冬宣武遣驍騎將軍馬義舒使於醜奴未發而崩事

遂停寢醜奴壯健善用兵四年遣使俟斤尉比建朝貢熙
平元年西征高車大破之禽其主彌俄突殺之盡并叛者
國遂彊盛二年又遣使俟斤尉比建紇奚勿六跋鞏顧禮
等朝貢神龜元年二月明帝臨顯陽殿引顧禮等二十人
於殿下遣中書舍人徐紇宣詔讓以蠕蠕蕃禮不備之意
初豆崘之死也那蓋為主伏圖納豆崘之妻候呂陵氏生
醜奴阿那瓌等六人醜奴立後忽亡一子字祖惠求募不
能得有尼引副升牟妻是豆渾地萬年二十許為醫巫假
託神鬼先常為醜奴所信出入去來乃言此兒今在天上
我能呼得醜奴母子欣悅後歲仲秋在大澤中施帳屋齋

潔七日祈請天神經一宿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恒在天上
醜奴母子抱之悲喜大會國人號地萬爲聖女納爲可賀
敦授夫副升牟爵位賜牛馬羊三千頭地萬旣挾左道亦
是有姿色醜奴甚加重愛信用其言亂其國政如是積歲
祖惠年長其母問之祖惠言我恒在地萬家不嘗上天上
天者地萬教也其母具以狀告醜奴醜奴言地萬懸鑒遠
事不可不信勿用讒言也旣而地萬恐懼譖祖惠於醜奴
醜奴陰殺之正光初醜奴母遣莫何去汾李具列等絞殺
地萬醜奴怒欲誅具列等又阿至羅侵醜奴醜奴擊之軍
敗還爲母與其大臣所殺立醜奴弟阿那瓌爲主阿那瓌

立經十日其族兄俟力發示發率衆數萬以伐阿那瓌戰
敗將弟乙居伐輕騎南走歸魏阿那瓌母候呂陵氏及其
二弟尋爲示發所殺而阿那瓌未之知也九月阿那瓌將
至明帝遣兼侍中陸希道爲使主兼散騎常侍孟威爲使
副迎勞近畿使司空公京兆王繼至北中侍中崔光黃門
郎元纂在近郊竝申宴勞引至闕下十月明帝臨顯陽殿
引從五品已上清官皇宗藩國使客等列於殿庭王公已
下及阿那瓌等入就庭中北面位定謁者引王公已下升
殿阿那瓌位於藩王之下又引特命之官及阿那瓌弟并
二叔升位於羣官之下遣中書舍人曹道宣詔勞問阿那

環啓云陛下優隆命臣弟叔等升殿預會但臣有從兄在北之日官高於二叔乞命升殿詔聽之乃在於阿那瓌弟之下二叔之上宴將罷阿那瓌執所啓立於座後詔遣舍人常景問所欲言阿那瓌求詣帝前詔引之阿那瓌再拜跽曰臣先世源由出於大魏詔曰朕已具知阿那瓌起而言曰臣之先逐草放牧遂居漠北詔曰卿言未盡可具陳之阿那瓌又言曰臣祖先巳來世居北土雖復隔越山津而乃恭心慕化未能時宣者正以高車悖逆臣國擾攘不暇遣使以宣遠誠自頃年巳前漸定高車及臣兄爲主故遣鞏顧禮等使來大魏實欲虔脩藩禮是以曹道芝北使

之日臣與主兄即遣大臣五人拜受詔命臣兄弟本心未
及上徹但高車從而侵暴中有姦臣因亂作逆殺臣兄立
臣為主裁過旬日臣以陛下恩慈如天是故倉卒輕身投
國歸命陛下詔曰具卿所陳理猶未盡可更言之阿那瓌
再拜受詔起而言曰臣以家難輕來投闕老母在彼萬里
分張本國臣人皆以迸散陛下隆恩有過天地求乞兵馬
還向本國誅翦叛逆收集亡散陛下慈念賜借兵馬老母
若在得生相見以申母子之恩如其死也即得報讎以雪
大恥臣當統臨餘人奉事陛下四時之貢不敢闕絶陛下
聖顏難覩敢不披陳但所欲言者口不能盡言別有辭啓

謹以仰呈願垂照覽仍以啓付舍人常景具以奏聞尋封
阿那瓌朔方郡公蠕蠕主賜以衣冕加之軺蓋祿從儀衛
同于戚藩十二月明帝以阿那瓌國無定主思還綏集啓
請切至詔議之時朝臣意有同異或言聽還或言不可領
軍元乂為宰相阿那瓌私以金百斤貨之遂歸北二年正
月阿那瓌等五十四人請辭明帝臨西堂引見阿那瓌及
其叔伯兄弟五人升階賜坐遣中書舍人穆弼宣勞阿那
瓌等拜辭詔賜阿那瓌細明光人馬鎧一具鐵人馬鎧六
具露絲銀纏槊二張并白眊赤漆槊十張并白眊黒漆槊
十張并幡露絲弓二張并箭朱漆柘弓六張并箭黒漆弓

十張并箭赤漆楯六幡并刀黒漆楯六幡并刀赤漆鼓角二十具五色錦被二領黄紬被褥三十具私府繡袍一領并帽内者緋納襖一領緋袍二十領并帽内者雜綵千段緋納小口袴褶一具内中宛具紫納大口袴褶一具内中宛具百子帳十八具黄布幕六張新乾飯一百石麥麨八石榛麨五石銅烏錥四枚柔鐵烏錥二枚各受一斛黒漆竹榼四枚各受五升婢二口父草馬五百疋駝百二十頭牸牛一百頭羊五千口朱畫盤器十合粟二十萬石至鎮給之詔侍中崔光黄門元纂郭外勞遣阿那瓌來奔之後其父兄俟力發婆羅門率數萬人入討示發破之示發走

奔地豆干為其所殺推婆羅門為主號彌偶可社句可汗魏言安靜也時安北將軍懷朔鎮將楊鈞表傳聞彼人已立主是阿那瓌同堂兄弟夷人獸心已相君長恐未肯以殺兄之人郊迎其弟輕往虛反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衆無以送其入北二月明帝詔舊經蠕蠕使者牒云具仁往喻婆羅門迎阿那瓌復藩之意婆羅門殊自驕慢無遜避之心責具仁禮敬具仁執節不屈婆羅門遣大官莫何去汾侯斤丘升頭六人將二千隨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還鎮論彼事勢阿那瓌慮不敢入表求還京會婆羅門為高車所逐率十部落詣涼州歸降於是蠕蠕數萬相率迎

阿那瓌啓七月阿那瓌啓云投化阿那瓌蠕蠕元退社渾河旃等二人以今月二十六日到鎮云國土大亂姓姓別住迭相抄掠當今北人鵠望待拯今乞依前恩賜給精兵一萬還令督率領送臣磧北撫定荒人脫蒙所請事必克濟詔付尚書門下博議八月詔兼散騎常侍王遵業馳驛宣旨慰喻阿那瓌并申賜賚九月蠕蠕後主俟匿伐來奔懷朔鎮阿那瓌兄也列稱規望乞軍并請阿那瓌十月錄尚書事高陽王雍尚書令李崇侍中侯剛尚書左僕射元欽侍中元叉侍中安豐王延明吏部尚書元修義尚書李彥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給事黃門侍郎張烈給事黃門侍

郎盧同等奏曰竊聞漢立南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
以相維禦難爲國藩籬今臣等參議以爲懷朔鎮北土名
無結山吐若奚泉敦煌北西海郡即漢晉舊鄣二處寛平
原野彌沃阿那瓌宜置西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
各令揔率部落收離聚散其爵號及資給所須唯恩裁處
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阿那瓌所居既是境外宜少優遣
以示威刑計沃野懷朔武川鎮各差二百人令當鎮軍主
監率給其糧仗送至前所仍於彼爲其造遣構功就聽還諸
於北來在婆羅門前投化者令州鎮上佐准程給糧送詣
懷朔阿那瓌鎮與使人量給食稟在京館者任其去留阿

那瓌草創先無儲積請給朔州麻子乾飯二千斛官駝運送婆羅門居於西海既是境內資衛不得同之阿那瓌等新造藩屛宜各遣使持節馳驛先詣慰喻并委經略明帝從之十二月詔安西將軍廷尉元洪超兼尚書行臺詣敦煌安置婆羅門婆羅門尋與部衆謀叛投嚈噠嚈噠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仍爲州軍所討禽之三年十二月阿那瓌上表乞粟以爲田種詔給萬石四年阿那瓌衆大饑入塞寇抄明帝詔尚書左丞元孚兼行臺尚書持節喻之孚見阿那瓌爲其所執以孚自隨驅掠良口二千并公私驛馬牛羊數十萬北遁謝孚放還詔驃騎大將軍尚書令李

崇等率騎十萬討之出塞三千餘里至瀚海不及而還俟
匿伐至洛陽明帝臨西堂引見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南
之館詔贈使持節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廣牧公是歲沃野
鎮人破六韓拔陵反諸鎮相應孝昌元年春阿那瓌率衆
討之詔遣牒云具仁齎雜物勞賜阿那瓌拜受詔命勒衆
十万從武川鎮西向沃野頻戰剋捷四月明帝又遣通直
散騎常侍中書舍人馮儁使阿那瓌宣勞班賜有差阿那
瓌部落既和士馬稍盛乃號敕連頭兵伐可汗魏言把攬
也十月阿那瓌復遣郁久閭彌娥等朝貢三年四月阿那
瓌遣使人鞏鳳景等朝貢及還明帝詔之曰北鎮羣狄為

逆不息蠕蠕主為國立忠助加誅討言念誠心無忘寢食

今知停在朔埀與尒朱榮隣接其嚴勒部曲勿相暴掠又

近得蠕蠕主啓更欲為國東討但蠕蠕主世居北漠不宜

炎夏今可且停聽待後敕蓋朝廷慮其反覆也此後頻使

朝貢建義初孝莊詔曰夫勳高者賞重德厚者名隆蠕蠕

主阿那瓌鎮衛北藩禦侮朔表遂使陰山息警弱水無塵

刋跡狼山銘功瀚海至誠既篤勳緒莫酬故宜標以殊禮

何容格以恒式自今以後讚拜不言名上書不稱臣太昌

元年六月阿那瓌遣烏勾蘭樹升伐等朝貢并為長子請

尚公主永熙二年四月孝武詔以范陽王誨之長女瑯琊

公主許之未及成婚帝入關東西魏競結阿那瓌為婚好西魏文帝乃以孝武時舍人元翌女稱為化政公主妻阿那瓌兄弟塔寒又自納阿那瓌女為后加以金帛誘之阿那瓌遂留東魏使元整不報信命後遂率衆度河以廢后為言文帝不得已遂敕廢后自殺元象元年五月阿那瓌掠幽州范陽南至易水九月又掠肆州秀容至於三推又殺元整轉謀侵害東魏乃因阿那瓌使溫豆拔等神武以阿那瓌兇狡將撫懷之乃遣其使人龍無駒北還以通溫豆拔等音問始阿那瓌殺元整亦謂溫豆拔等不存既見無駒微懷感愧興和一年春復遣龍無駒等朝貢東魏然

循未款誠阿那瓌女妻文帝者遇疾死齊神武因遣相府功曹參軍張徽纂使於阿那瓌閒說之云文帝及周文旣害孝武又殺阿那瓌之女之女以䠥屬假公主之號嫁彼爲親又阿那瓌度河西討時周文燒草使其馬饑不得南進此其逆詐反覆難信之狀又論東魏正統所在言其徃者破亡歸命魏朝保護得存其國以大義示之兼詐阿那瓌云近有赤鋪步落堅胡行於河西爲蠕蠕主所獲云蠕蠕主問之汝從高王爲從黑獺一人言從黑獺蠕蠕主殺之二人言從高王蠕蠕主放遣此即蠕蠕主存大國宿昔仁義彼女旣見害欺詐相待不仁不信宜見討伐且守逆一

方未知歸順朝廷亦欲加誅彼若深念舊恩以存和睦當
天子以懿親公主結成姻媾爲遣兵將伐彼叛臣爲蠕蠕
主雪恥報惡徽纂既申齊神武意阿那瓌乃召其大臣與
議之便歸誠於東魏遣其俟利莫何莫緣游大力等朝貢
因爲其子菴羅辰請婚靜帝詔兼散騎常侍太府卿羅念
兼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穆景相等使於阿那瓌八月
阿那瓌遣莫何去折豆渾十升等朝貢復因求婚齊神武
請遂其意以招四遠詔以常山王隲妹樂安公主許之改
封爲蘭陵郡長公主十二月阿那瓌復遣折豆渾十升詣
東魏請婚三年四月阿那瓌遣吐豆登郁久閭譬渾俟利

莫何折豆渾侯煩等奉馬千疋以為娉禮請迎公主詔兼
宗正卿元壽兼太常卿孟鬷等送公主自晉陽北邁資用
器物齊神武親自經紀咸出豐渥阿那瓌遣其吐豆登郁
久閭匿伏俟利阿夷普掘蒱提棄之伏等迎公主於新城
之南六月齊神武慮阿那瓌難信又以國事加重躬送公
主於樓煩之北接勞其使每皆隆厚阿那瓌大喜自是朝
貢東魏相尋四年阿那瓌請以其孫女號隣和公主妻齊
神武第九子長廣公湛靜帝詔為婚焉阿那瓌遣其吐豆
登郁久閭譬掘俟利莫何游大力送女於晉陽武定四年
阿那瓌有愛女號為公主以齊神武威德日盛又請致之

静帝聞而詔神武納之阿那瓌遣其吐豆發郁久閭汗拔姻姬等送女於晉陽自此東魏邊塞無事至於武定末使貢相尋始阿那瓌初復其國盡禮朝廷明帝之後中原喪亂未能外略阿那瓌統率北方頗為彊盛稍敢驕大禮敬頗闕遣使朝貢不復稱臣天平以來逾自踞慢汝陽王暹之為秦州也遣其典籤齊人淳于覃使於阿那瓌遂留之親寵任事阿那瓌因入洛陽心慕中國立官號僭擬王者遂有侍中黄門之屬以覃為祕書監黄門郎掌其文墨覃教阿那瓌轉至不遜每奉國書隣敵抗禮及齊受東魏禪亦歲時往來不絶天保三年阿那瓌為突厥所破自殺其太子菴

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庫提並擁衆奔齊其餘衆立注次子鐵伐爲主四年齊文宣送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爲契丹所殺其國人仍立登注爲主又爲大人阿富提等所殺其國人復立庫提爲主是歲復爲突厥所攻舉國奔齊文宣乃北討突厥迎納蠕蠕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爲主致之馬邑川給其廩餼繒帛親追突厥於朔方突厥請降許之而還於是蠕蠕貢獻不絕五年三月菴羅辰叛文宣親討大破之菴羅辰父子北遁四月寇肆州帝自晉陽討之至恒黄州瓜堆虜散走時大軍已還帝麾下千餘騎遇蠕蠕别部數万四面圍逼帝神色

自若指畫形勢虜衆披靡遂縱兵潰圍而出虜退走追擊之伏尸二十五里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三万餘人五月帝又北討蠕蠕大破之六月蠕蠕帥部衆東徙將南侵帝帥輕騎於金川下邀擊蠕蠕聞而遠遁六年六月文宣又親討蠕蠕七月帝頓白道留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蠕蠕躬犯矢石頻大破之遂至沃野大獲而還是時蠕蠕既累爲突厥所破以西魏恭帝二年遂率部千餘家奔關中突厥旣恃兵彊又藉西魏和好恐其遺類依憑大國使驛相繼請盡殺以甘心周文議許之遂收縛蠕蠕主已下三千餘人付突厥使於青門外斬之中男以下免並配王公家

匈奴宇文莫槐出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也世為東部大人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翦髪而留其頂上以爲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婦女被長襦及足而無裳焉秋收烏頭爲毒藥以射禽獸莫槐虐用其人爲部下所殺更立其弟普撥爲大人普撥死子丘不勤立尚平文帝女丘不勤死子莫廆立本名犯道武諱莫廆遣弟屈雲攻慕容廆慕容廆擊破之又遣別部素延伐慕容廆於棘城復爲慕容廆所破時莫廆部衆强盛自稱單于塞外諸部咸憚之莫廆死子遜昵延立率衆攻慕容廆於棘城廆子翰先戍於外遜昵延謂其衆曰翰素果勇必爲人患宜先取之

城不足憂也乃分騎數千襲翰翰聞之使人詐爲段末波
使者逆謂遜昵延曰翰數爲吾患久思除之今聞來討甚
善戒嚴相待宜兼路早赴翰設伏待之遜昵延以爲信然
長驅不備至於伏所爲翰所虜翰馳使告廆乘勝遂進及
晨而至廆亦盡銳應之遜昵延見而方嚴率衆逆擊戰前
鋒始交而翰已入其營縱火燎之衆乃大潰遜昵延單馬
奔還悉俘其衆遜昵延父子世雄漠北又先得玉璽三紐
自言爲天所指每自誇大及此敗也乃卑辭厚幣遣使朝
貢于昭帝帝嘉之以女妻焉遜昵延死子乞得龜立復伐
慕容廆廆拒之惠帝三年乞得龜屯保澆水固壘不戰遣其

兒悉跋堆襲庬子仁寸栢林仁逆擊斬悉跋堆庬又攻乞得龜克之乞得龜單騎夜奔悉虜其衆乘勝長驅入其國城收資財億計從部人數萬户以歸先是海出大龜枯死於平郭至是而乞得龜敗別部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立與慕容晃迭相攻擊遣其國相莫渾伐晃而莫渾荒酒縱獵爲晃所破死者萬餘人建國八年晃伐逸豆歸逸豆歸拒之爲晃所敗殺其驍將涉亦干逸豆歸遠遁漠北遂奔高麗晃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自是散滅矣

徒何段就六眷出於遼西其伯祖日陸眷因亂被賣爲漁陽烏丸大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唯

庫辱官猶無乃唾曰陸眷口中曰陸眷因咽之西向拜天
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饑
庫辱官以旨曰陸眷爲健使將人詣遼西逐食招誘亡叛遂
至彊盛曰陸眷死弟乞珍代立乞珍死子務目塵代立即
就六眷父也據遼西之地而臣於晉其所統三萬餘家控
弦上馬四五萬騎穆帝時幽州刺史王浚以段氏數爲巳
用深德之乃表封務目塵爲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浚使
務目塵率萬餘騎伐石勒於常山封龍山下大破之務目
塵死就六眷立就六眷與弟疋磾從弟末波等率五萬餘
騎圍石勒於襄國勒登城望之見將士皆釋仗寢卧無警

備之意勸因其懈怠選募勇健穿城突出直衝末波生禽
之置之座上與飲宴盡歡約為父子盟誓而遣之末波既
得免就六眷等遂攝軍而還不復報浚歸于遼西自此以
後末波常不敢南向溲焉人問其故末波曰吾父在南其感
勸不害己也如此就六眷死其子幼弱疋磾與劉琨世子
羣奔喪疋磾陰卷甲而往欲殺其叔羽鱗及末波而奪其
國末波等知之遣軍逆擊疋磾劉羣為末波所獲疋磾走
還薊懼琨圖己請琨宴會因執而害之疋磾既殺劉琨與
羽鱗末波自相攻擊部衆乖離欲擁其衆徙保上谷阻軍
都之險以距末波等平文帝聞之陰嚴精騎將擊之疋磾

恐懼南奔樂陵後石勒遣石季龍擊段文鴦于樂陵破之生禽文鴦疋磾遂率其屬及諸塢壁降于石勒末波自稱幽州刺史屯遼西末波死國人因立陸眷弟護遼爲主烈帝時假護遼驃騎大將軍幽州刺史大單于北平公弟鬱蘭撫軍將軍冀州刺史勃海公建國元年石季龍征護遼於遼西護遼奔于平岡山遂投慕容晃晃殺之鬱蘭奔石季龍以所徙鮮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支鬱蘭死子龕代之及冉閔之亂龕率衆南移遂據齊地慕容儁使弟玄恭率衆伐龕於廣固執龕送之薊儁毒其目而殺之坑其徒三千餘人

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爲狄歷北方以爲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甥也其種有狄氏表紇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異奇斤氏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爲神單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徹之間耳復一年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嘷呼因穿臺下爲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處我於此欲以與天而今狼來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將下就之其姊大驚曰此是畜生無乃辱父母妹不從下爲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

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又似狼嘷無都統大帥當種各有君長爲性麤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鬭無行陣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其俗蹲踞褻黷無所忌避婚姻用牛馬納娉以爲榮結言既定男黨營車闌馬令女黨恣取上馬袒乘出闌馬主立闌外拔手驚馬不墜者即取之墜則更取數滿乃止俗無穀不作酒迎婦之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節解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婦歸既而夫黨還入其家馬羣極取良馬父母兄弟雖惜終無言者頗諱取寡婦而優憐之其畜產自有記識雖闌縱在野終無妄取俗不清

潔喜致震霆每震則叩呼射天而集之移去來歲秋馬肥復相率候於震所埋羖羊然火拔刀女巫祝說似如中國祓除而羣隊馳馬旋繞百匝乃止人持一束柳桋回竪之以乳酪灌焉婦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縈屈髮鬢而綴之有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尸於中張臂引弓佩刀挾矟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時有震死及疫癘則為之祈福若安全無他則為報賽多殺雜畜燒骨以燎走馬遶旋多者數百匝男女無小大皆集會平吉之人則歌舞作樂死喪之家則悲吟哭泣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産盡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徙於鹿渾海

西北百餘里部落彊大常與蠕蠕爲敵亦每侵盜于魏魏道武襲之大破其諸部後道武復度弱洛水西行至鹿渾海停駕簡輕騎西北行百餘里襲破之虜獲生口牛馬羊二十餘萬復討其餘種於狼山大破之車駕巡分命諸將爲東西二道道武親勒六軍從中道自駮髯水西北徇略其部諸軍同時雲合破其雜種三十餘落衛王儀別督諸將從西北絕漠千餘里復破其遺迸七部於是高車大懼諸部震駭道武自牛川南引大校獵以高車爲圍騎徒遮列周七百餘里聚雜獸於其中因驅至平城即以高車衆起鹿苑南因臺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之西山尋而高車

姪利曷莫弗敕力犍率其九百餘落內附拜敕犍爲揚威將軍置司馬參軍賜穀二萬斛後高車解批莫弗幡豆建復率其部三十餘落內附亦拜爲威遠將軍置司馬參軍賜衣服歲給廪食蠕蠕社崘破敗之後收拾部落轉徙廣漠之北侵入高車之地斛律部帥倍侯利患之曰社崘新集兵貧馬少易與耳乃舉衆掩擊之其國落高車昧利不顧後患分其廬室妻其婦女安息寢卧不起社崘登高望見乃招集亡散得千人晨掩殺之走而脫者十二三倍侯利遂奔魏賜爵孟都公侯利質直勇健過人奮戈陷陣有異於衆北方人畏之嬰兒啼者語曰倍侯利來便止處女歌

謡云求良夫當如倍侯其服衆如此善用五十蓍筮吉凶每中故得親幸賞賜豐厚命其少子曷堂內侍及倍侯利卒道武悼惜葬以魏禮謚曰忠壯王後詔將軍伊謂帥二萬騎北襲高車餘種袁紇烏頻破之道武時分散諸部唯高車以類麤獷不任使役故得別為部落後太武征蠕蠕破之而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巳尼陂人畜甚衆去官軍千餘里將遣左僕射安原等討之司徒長孫翰尚書令劉潔等諫太武不聽乃遣原等幷發新附高車合萬騎至于巳尼陂高車諸部望軍而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亦百餘萬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車逐水草畜牧蕃息

數年之後漸知粒食歲致獻貢由是國家馬及牛羊遂至于賤氈皮委積文成時五部高車合聚祭天衆至數万大會走馬殺牲游遶歌吟忻忻其俗稱自前世以來無盛於此會車駕臨幸莫不忻悅後孝文召高車之衆隨車駕南討高車不願南行遂推表紇樹者爲主相率北叛游踐金陵都督宇文福追討大敗而還又詔平北將軍江陽王繼爲都督討之繼先遣人慰勞樹者樹者入蠕蠕尋悔相率而降高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氏六曰達薄氏七曰阿崘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

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先是副伏羅部爲蠕蠕所役屬豆崘之世蠕蠕亂離國部分散副伏羅阿伏至羅與從弟窮奇俱統領軍高車之衆十餘萬落太和十一年豆崘犯塞阿伏至羅等固諫不從怒率所部之衆西叛至前部西北自立爲王國人號之曰候婁匐勒猶魏言大天子也窮奇號候倍猶魏言儲主也二人和穆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在南豆崘追討之頻爲阿伏至羅所敗乃引衆東徙十四年阿伏至羅遣商胡越者至京師以二箭奉貢云蠕蠕爲天子之賊臣諫之不從遂叛來此而自竪立當爲天子討除蠕蠕孝文未之信也遣使者于提往觀虚實

阿伏至羅與窮奇遣使者薄頡隨提來朝貢其方物詔員
外散騎侍郎可足渾長生復與于提使高車各賜繡袴褶
一具雜綵百匹窮奇後為嚈噠所殺虜其子彌俄突等其
衆分散或來奔附或投蠕蠕詔遣宣威將軍羽林監孟威
撫納降人置之高平鎮阿伏至羅長子蒸阿伏至羅餘妻
謀害阿伏至羅阿伏至羅殺之阿伏至羅又殘暴大失衆
心衆共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為主歲餘嚈噠伐高車將
納彌俄突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突而立之彌俄突旣立
復遣朝貢又奉表獻金方一銀方一金杖二馬七匹駝十
頭詔使者慕容坦賜彌俄突雜綵六十匹宣武詔之曰卿

遠據沙外頻申誠款覽揖忠志特所欽嘉蠕蠕嚈噠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掎角相接令高昌內附遣使迎引蠕蠕往來路絕姦勢不得妄令羣小敢有陵犯擁塞王人罪在不赦彌俄突尋與蠕蠕主伏圖戰於蒲類海北為伏圖所敗西走三百餘里伏圖次於伊吾北山先是高昌王麴嘉表求內徙宣武遣孟威迎之至伊吾蠕蠕見威軍怖而遁走彌俄突聞其離駭追擊大破之殺伏圖於蒲類海北割其髮送於孟威又遣使獻龍馬五匹金銀貂皮及諸方物詔東城子于亮報之賜樂器一部樂工八十人赤紬十匹雜綵六十匹彌俄突遣其莫何去汾屋引叱賀

眞貢其方物明帝初彌俄突與蠕蠕主醜奴戰敗被禽醜奴繫其兩脚於駑馬之上頓曳殺之漆其頭爲飲器其部衆悉入嚈噠經數年嚈噠聽彌俄突弟伊匐還國伊匐既復國遣使奉表於是詔遣使者谷指等拜爲鎮西將軍西海郡開國公高車王伊匐復大破蠕蠕蠕蠕主婆羅門走投涼州正光中伊匐遣使朝貢因乞朱畫步挽一乘并幔褥鞦𩍲一副纖扇各一枚青曲蓋五枚赤漆扇五枚鼓角十枚詔給之伊匐後與蠕蠕戰敗歸其弟越居殺伊匐而自立天平中越居復爲蠕蠕所破伊匐子比適復殺越居而自立興和中比適又爲蠕蠕所破越居子去賓自蠕蠕

奔東魏齊神武欲招納遠人上言封去賓爲高車王拜安北將軍肆州刺史旣而病死初道武時有吐突隣部在女水上常與解如部相爲脣齒不供職事登國三年道武親西征度弱洛水復西行趣其國至女水上討解如部落破之明年春盡略徙其部落畜產而還又有絕突隣與絕奚世同部落而各有大人長帥擁集種類常爲寇於意辛山登國五年道武勒衆親討焉慕容驎率師來會大破之絕突隣大人屋地鞬絕奚大人庫寒等皆舉部歸降皇始二年車駕伐中山軍於栢肆慕容寶夜來攻營軍人驚走還於國路由幷州遂反將攻晉陽幷州刺史元延討平之絕突

隣部帥匿物尼絕奚部帥叱奴根等復聚黨反於陰館南
安公元順討之不尅死者數千人道武聞之遣安遠將軍
庫岳還討匿物尼等皆殄之又有侯呂隣部衆萬餘口常
依嶮畜牧登國中其大人叱伐爲寇於苦水河八年夏道
武大破之幷虜其別帥焉古延等辥于部常屯聚於三城
之間及滅衞辰後其部帥太悉伏望軍歸順道武撫安之
車駕還衞辰子屈丏奔其部道武聞之使使詔太悉伏執
送之太悉伏出屈丏以示使者曰今窮而見投寧與俱亡
何忍送之遂不遣道武大怒車駕親討之會太悉伏先出
擊曹覆寅官軍乘虛遂屠其城獲太悉伏妻子珍寶徙其

人而還太悉伏來赴不及遂奔姚興未幾亡歸嶺北上郡
以西諸鮮卑雜胡聞而皆應之天賜五年屈丐盡劫掠總
服之及平統萬薛干種類皆得爲編户矣而帥屯山鮮卑
別種破多蘭部亦傳主部落至木易干有武壯力勇劫掠
左右西及金城東侵安定數年間諸種患之天興四年遣
常山王遵討之於高平木易干將數千騎棄國遁走盡
徙其人於京師餘種分迸其後爲赫連屈丐所滅又黜弗
素古延等諸部富而不恭天興五年材官將軍和突率六
千騎襲而獲之又越勤倍泥部永興五年轉牧跋那山西
七月遣奚斤討破之徙其人而還

論曰周之獫狁漢之匈奴其作害中國故久矣魏晉之世種族瓜分去來沙漠之陲窺擾鄣塞之際猶皆東胡之緒餘冐頓之枝葉至如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莫尋逃形集醜自小爲大風馳鳥赴倏來忽往代京由之屢駭戎車所以不寧是故魏氏祖宗揚威曜武驅其畜産收其部落翦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鄉豈好肆兵極銳凶器不戢蓋亦急病除惡事不得已其狡狄彊弱之由猾虜服叛之迹故備録云

列傳第八十六　北史九十八

列傳第八十七　北史九十九

突厥　鐵勒

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爲部落蓋匈奴之別種也姓阿史那氏後爲鄰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刖足斷其臂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餌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使者見在狼側并欲殺狼於時若有神物投狼於西海之東落高昌國西北山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茂草周廻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外託妻孕其後各爲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最賢遂爲君長故牙

貴溪縣辛刊

鄭

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漸至數百家經數世有阿賢設
者率部落出於穴中臣於蠕蠕至大葉護種類漸強當魏
之末有伊利可汗以兵擊鐵勒大敗之降五萬餘家遂求
婚於蠕蠕主阿那瓌大怒遣使罵之伊利斬其使率衆襲
蠕蠕破之卒弟阿逸可汗立又破蠕蠕病且卒捨其子攝
圖立其弟俟叔稱爲木杆可汗或云突厥本平涼雜胡姓
阿史那氏魏太武皇帝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
蠕世居金山之陽爲蠕蠕鐵工金山形似兜鍪借號兜鍪
突厥突厥因以爲號又曰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
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兄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質泥師

都狼所生也阿謗步等性並愚癡國遂被滅泥師都既別感異氣能徵占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一變爲白鴻其一國於阿輔水劒水之間號爲契骨其一國於處折水其一居䟦斯處折施山即其大兒也山上仍有阿謗步種類並多寒露大兒爲出火温養之咸得全濟遂共奉大兒爲主號爲突厥即訥都六設也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都六死十母子內欲擇立一人乃相率於大樹下共爲約曰向樹跳躍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諸子遂奉以爲主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終狼種也其後

貴溪縣學刊

曰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繒絮願通中國西魏大統十一年周文帝遣酒泉胡安諾槃陁使焉其國皆相慶曰今大國使至我國將興也十二年土門遂遣使獻方物時鐵勒將伐蠕蠕土門率所部邀擊破之盡降其衆五萬餘落恃其強盛乃求婚於蠕蠕主阿那瓌大怒使人詈辱之曰爾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也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絶而求婚於魏周文帝許之十七年六月以魏長樂公主妻之是歲魏文帝崩土門遣使來弔贈馬二百疋廢帝元年正月土門發兵擊蠕蠕大破之於懐荒北阿那瓌自殺其子菴羅辰奔齊餘衆復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爲主

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爲可賀敦亦猶古之閼氏也亦與齊通使往來土門死子科羅立科羅號乙息記可汗又破叔子於沃野北頼山且死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斤是爲木杆可汗俟斤一名燕都狀貌奇異面廣尺餘其色赤甚眼若瑠璃剛暴勇而多知務於征伐乃率兵擊鄧叔子破之叔子以其餘燼奔西魏俟斤又西破嚈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抗衡中國後與魏伐齊至并州其俗被髮左衽穹廬氈帳隨逐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爲事食肉飲酪身衣

衰褐賤老貴壯寡廉耻無禮義猶古之匈奴其主初立近
侍重臣等輿之以氈隨日轉九回每回臣下皆拜拜訖乃
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纔不至絶然後釋而急問之曰
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瞀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
等隨其所言以驗脩短之數大官有葉護次特勤次俟利
發次吐毛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爲之兵器有角
弓鳴鏑甲矟刀劒佩飾則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
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葢本狼生志不忘舊善
騎射性殘忍無文字其徵發兵馬及諸稅雜畜刻木爲數
并一金鏃箭蠟封印之以爲信契候月將滿轉爲寇抄其

刑法反叛殺人及姦人之婦盜馬絆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姦人女者重責財物即以其女妻之鬪傷人者隨輕重輸物傷目者償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盜馬及雜物者各十餘倍徵之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祭之遶帳走馬七匝詣帳門以刀剺面且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擇日取亡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并屍俱焚之收其餘灰待時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黃落秋冬死者候華茂然後坎而瘞之葬日親屬設祭及走馬剺面如初死之儀表爲塋立屋中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戰陣狀常殺一人則立一石

有至千百者又以祭之羊馬頭盡懸之於摽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即遣人聘問其父母多不違也父兄伯叔死子弟及姪等妻其後母世叔母嫂唯尊者不得下淫移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恒處於都斤山牙帳東開蓋敬日之所出也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於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無草樹謂爲勃登凝黎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而不知年曆唯以草青爲記男子好摴蒱女子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信巫重兵死耻病終大抵與匈奴同俗侯斤部衆既盛乃遣使請誅鄧叔

子等周文帝許之收叔子已下千人付其使者殺之於青門外三年俟斤襲擊吐谷渾破之周明帝二年俟斤遣使來獻保定元年又遣三輩貢其方物時與齊人交爭戎車歲動故連結之以爲外援初恭帝時俟斤許進女於周文帝契未定而周文崩尋而俟斤又以他女許武帝未及結納齊人亦遣求婚俟斤貪其幣厚將悔之至是武帝詔遣涼州刺史楊荐武伯王慶等往結之慶等至諭以信義俟斤遂絶齊使而定婚焉仍請舉國東伐於是詔隨公楊忠率衆一萬突厥伐齊忠軍度陘嶺俟斤率騎十萬來會明年正月攻齊主於晉陽不尅俟斤遂縱兵大掠而還忠還

言於武帝曰突厥甲兵惡賞罰輕首領多而無法令何謂
難制馭由此者使人妄道其強盛欲令國家厚其使者身
往重取其報朝廷受其虛言將士望風畏慴但虜態詐健
而實易與耳今以臣觀之前後使人皆可斬也武帝不納
是歲俟斤復遣使來獻更請東伐詔楊忠率兵出沃野晉
公護趣洛陽以應之會護戰不利俟斤引還五年詔陳公
純大司徒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安公楊荐往逆女天和
二年俟斤又遣使來獻陳公純等至俟斤復貳於齊會有
雷風變乃許純等以后歸四年又遣使貢獻俟斤死復捨
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爲他鉢可汗他鉢以攝圖爲尒

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為步離可汗居西
方自俟斤以來其國富強有凌轢中夏之志朝廷既與之
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又待以優禮
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懼其寇掠亦傾府藏以給之他
鉢彌復驕傲乃令其徒屬曰但使我在南兩箇兒孝順何
憂無物邪齊有沙門惠琳掠入突厥中因謂他鉢曰齊國
富強皆為有佛法遂說以因緣果報之理他鉢聞而信之
建一伽藍遣使聘齊求淨名涅槃華嚴等經十人并誦律
他鉢亦躬自齋戒遶塔行道恨不生内地建德二年他鉢
遣使獻馬及齊滅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自馬邑奔

之他鉢立紹義爲齊帝召集所部云爲之復讎宣政元年四月他鉢遂入寇幽州柱國劉雄拒戰兵敗死之武帝親揔六軍將北伐會帝崩乃班師是冬他鉢復寇邊圍酒泉大掠而去大象元年他鉢復請和親帝策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以嫁之并遣執紹義送闕他鉢不許仍寇并州二年始遣使奉獻且迎公主爲親而紹義尚留不遣帝又令賀若誼往諭之始送紹義他鉢病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聞親莫過於父子吾兄不親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及卒國中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邏實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中曰若立菴邏者我當

率兄弟以事之如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攝圖長而且雄國人莫敢拒竟立菴邏爲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子攝圖最賢因迎立之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居都斤山菴邏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尒俱可汗子各承父後尒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爲阿波可汗還領所部沙鉢略勇而得衆北夷皆歸附之隋文帝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營州刺史高寶寧作亂沙鉢略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上敕緣邊修保鄣峻

長城以備之沙鉢略妻周千金公主傷宗祀絶滅由是悉衆來寇控絃士四十萬上令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揔管叱李崇屯幽州達奚長儒據周槃皆爲虜敗於是縱兵自木硤石門兩道來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天子震怒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各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非徒並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竭生靈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棄於沙漠華夏之地實爲勞擾朕受天明命子育萬方愍臣下之勞除既往之弊回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在路之人務

於耕織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
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而遠鎮
偏師逢而摧翦未及南上遽已奔北且彼渠帥其數凡五
昆季爭長父叔相猜世行暴虐家法殘忍東夷諸國盡挾
私讎西戎群長皆有宿怨突厥之比契骨之徒切齒磨牙
常伺其後達頭前攻酒泉于闐波斯挹怛三國一時即叛
沙鉢略近趣周槃其部內薄孤東紇羅尋亦翻動往年利
稽察大爲高麗靺鞨所破沙毗設又爲紇支可汗所殺與
其爲鄰皆願誅勦部落之下盡異純人千種萬類仇敵怨
偶泣血拊心銜悲積恨圓首方足皆人類也有一於此更

切朕懷彼地咎徵祅作將年一紀乃獸爲人語人作神言云其國亡訖而不見每冬雷震觸地火生種類資給唯藉水草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燒盡飢疫死亡人畜相半舊居之地赤土無依遷徙漠南偷存晷刻斯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時故選將練兵贏糧聚甲義士奮發壯夫肆憤願取名王之首思撻單于之背此則王恢所說其猶射癰何敵能當何遠不剋但皇王舊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軌所棄得其地不可而居得其人不忍皆殺無勞兵革遠規滇海普告海內知朕意焉於是河間王弘上柱國豆盧勣竇榮定左僕射高熲右

僕射虞慶則並爲元帥出塞擊之沙鉢略率阿波貪汗二
可汗來拒戰皆敗走時虜飢不能食粉骨爲糧又多災疫
死者極衆既而沙鉢畧以阿波驍悍忌之因其先歸襲擊
其部大破之殺阿波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可汗達
頭者名玷厥沙鉢畧之從父也舊爲西面可汗既而大怒
遣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畧
相攻又有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衆而廢之
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
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詣闕請和求援上
皆不許會千金公主上書請爲一子之例文帝遣開府徐

平和使於沙鉢畧晉王廣時鎮幷州請因其釁乘之上不許沙鉢畧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為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綵都是此物彼此不異也文帝報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乙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畧可汗得書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鉢略婦翁今日看沙鉢略共兒子不異既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

別遣大臣虞慶則往彼省女復省沙鉢略也沙鉢略陳兵列其寶物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伯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喻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人長孫晟說諭之攝圖屈乃頓顙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慙其群下因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其屬曰何名為臣報曰隋國臣猶此稱奴沙鉢略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時沙鉢略既為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告急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內有詔許之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以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

禽之而阿拔國部落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爲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爲界因上表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尚書右僕射虞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逾久逾明徒知負荷不能荅謝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保有沙漠自王蕃隅地過萬里士馬億數恒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於戎狄莫與爲大頃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意以華夏其有大聖興焉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便感慕淳風歸心有道雖復南瞻魏闕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當今侍子入朝神馬歲

貢朝夕恭承惟命是視謹遣第七兒臣窟合眞等奉表以
聞文帝下詔曰沙鉢略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
成一體已敕有司肅告郊廟宜傳播天下咸使知聞自是
詔答諸事並不稱其名以異之其妻可賀敦周千金公主
賜姓楊氏編之屬籍改封大義公主策拜窟合眞爲柱國
封安國公宴於内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悅於
是歲時貢獻不絕七年正月沙鉢略遣其子入貢方物因
請獵於恒代之間詔許之仍遣使人賜其酒食沙鉢略率
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略一日手殺鹿十八頭齎尾舌以獻還
至紫河鎮其牙帳爲火所燒沙鉢略惡之月餘而卒上爲

之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焉贈物五千段初攝圖以其子雍虞閭性愞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也雍虞閭又遣使謂處羅侯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是枝葉寧有我作主令根本反同枝葉願叔勿疑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爲葉護遣使上表言狀上賜之鼓吹幡旗處羅侯長頤僂背眉目踈朗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爲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禽阿波既而上書請阿波死生之命上下其議左僕射高熲進曰

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上曰善頡因奉觴進曰自軒轅以來獯粥多爲邊患今遠窮北海皆爲臣妾此之盛事振古未聞臣敢再拜上壽後處羅侯又西征中流矢卒其衆奉雍虞閭爲主是爲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雍虞閭遣使詣闕賜物三千段每歲遣使朝貢時有流人楊欽亡入突厥中謬云彭國公劉昶與宇文氏謀反令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執欽以聞并貢勃布魚膠其弟欽羽設部落強盛都藍忌而擊之斬首於陣其年遣其母弟褥但特勤獻于闐玉杖上拜褥但爲柱國康國公明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貢馬萬匹羊二萬口駝牛各五百

頭尋遣請緣邊置市與中國貿易詔許之平陳後上以陳叔寶屏風賜大義公主主心恒不平因書屏風爲詩敘陳亡以自寄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安在空事寫丹青盃酒恒無樂絃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唯有昭君曲偏傷遠嫁情上聞惡之禮賜益薄公主復與西突厥泥利可汗連結上恐其爲變將圖之會主與所從胡私通因發其事下詔廢之恐都藍不從遣奇章公牛弘將美妓四人以啗之時沙鉢略子曰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令裴矩謂曰當

殺大義公主方許婚突利以爲然復譖之都藍因發怒遂
殺公主於帳都藍因突利汗有隙數相征伐上和解之各
引兵去十七年突利遣使來逆女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
妻以宗女義安公主上欲離間北狄故特厚其禮遣牛弘
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爲使突厥前後遣使入朝三百七十
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雍
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數爲
邊患十八年詔蜀王秀出靈州道擊之明年又遣漢王諒
爲元帥左僕射高熲率將軍王詧上柱國趙仲卿並出朔
州道右僕射楊素率柱國李徹韓僧壽出靈州道柱國燕

榮出幽州以擊之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女遂渡河入蔚州染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上令染干與雍虞閭使者因頭特勒相辯詰染干辭直上乃厚待之雍虞閭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嘉之敕染干與都速六樗蒱稍稍輸以寶物用歸其心六月高熲楊素擊玷厥大破之拜染干為意利珍豆啓人可汗華言意智健也啓人上表謝恩上於朔州築大利城以居之時義安公主已卒上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者甚衆雍虞閭又擊之上復令入塞雍虞閭侵掠不已遂遷於河南在夏勝二州間發徒掘塹數百里東西距河盡

爲啓人畜牧地於是遣越國公楊素出靈州行軍摠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大將軍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而都藍爲其麾下所殺達頭自立爲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遣太平公史萬歲出朔州以擊之遇達頭於大斤山虜不戰而遁尋遣其子俟利伐從磧東攻啓人上又發兵助啓人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磧啓人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隨可汗憐養百姓蒙恩赤心歸服或南入長城或住白道染干如枯木重起枝葉枯骨重生皮肉千世萬世長與大隋典羊馬也仁壽元年代州摠管韓洪爲虜敗於恒安詔楊素爲雲州道行軍元帥率啓人北

征斛薛等諸姓初附於啓人至是而叛素軍河北逢突厥
阿勿思力俟斤等南渡掠啓人男女雜畜而去素率上大
將軍梁默追之大破俟斤悉得人畜以歸啓人素又遣柱
國張定和領軍大將軍劉昇別路邀擊並多斬獲而還兵
旣渡河賊復掠啓人部落素率驃騎范貴於窟結谷東南
復破之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步迦尋亦
大亂奚霫五部內徙步迦奔吐谷渾啓人遂有其衆遣使
朝貢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啓人及義城公主來朝行宮
前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悅賜帛萬三千段啓人及義城公
主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日憐臣賜臣安義

公主臣種末爲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妬惡相共殺臣臣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投命去來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集作百姓也至尊令還如聖人先帝於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至尊憐臣時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帝下其議公卿請依所奏帝以爲不可乃詔曰君子教人不求變俗何必化諸削衽縻以長纓仍璽書荅啓人以爲磧北未靜猶復征戰但使存心孝順何必改衣服也帝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啓人及其部落酋長三千

五百人賜物二千段其下各有差復下詔褒寵之賜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賛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帝親廵雲中泝金河而東北幸啓人所居啓人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回氊帳望風舉穹廬向日開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辮擎羶肉韋韝獻酒盃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帝賜啓人及主金甕各一及衣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各有差先是高麗私通使啓人所啓人不敢隱境外之交是日持高麗使見敕令牛弘宣旨謂曰朕以啓人誠長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當往涿郡尒回日語高麗王宜早來朝使人甚懼啓人乃扈從入塞至

定襄詔令歸蕃明年朝於東都禮賜益厚是歲疾終上爲
廢朝三日其子吐吉立是爲始畢可汗表續尚公主詔從
其俗十一年來朝於東都其年車駕避暑汾陽宫八月始
畢率其種落入寇圍帝於鴈門援兵方至始畢引去由是
朝貢遂絶明年復寇馬邑唐公擊走之隋末亂離中國人
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迎蕭后置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
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稱臣
受其可汗之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西突厥者木杆可汗
之子大邏便也與沙鉢略有隙因分爲二漸以強盛東拒
都斤西至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大邏便爲

處羅侯所執其國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爲泥利可汗卒子達漫立號泥撅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勒開皇末婆實共向氏入朝遇達頭之亂遂留京師每舍之鴻臚寺處羅可汗居無恒處多在烏孫故地復立二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國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娑官有俟發閻洪達以評議國事自餘與東國同每五月八月聚祭神歲使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當大業初處羅可汗撫御無道其國多叛與鐵勒屢相攻大爲鐵勒所敗時黄門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聞其國亂復知處羅思其

毋氏因奏之煬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齎書慰諭之處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處羅曰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為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十年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啓人與處羅國其勢敵耳今啓人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獨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毋向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處于賓館聞天子之詔懼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甚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為其輟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發使以召可汗令入內屬乞恩於啓人天子從之遣使到

此可汗若稱藩拜詔國乃永安而毋得延壽不然者則向夫人爲誑天子必當取戮而傳首處庭發大隋之兵資北蕃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死亡則無日矣奈何惜兩拜之禮剿慈母之命恡一句稱臣喪匈奴之國也處羅聞之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君肅又說處羅曰啓人内附先帝嘉之賞賜極厚故致兵強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寵須深結於天子自表至誠既以遠道未得朝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處羅曰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啓人少子莫賀咄設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義城公主妻於啓人畏天子之威而與之絶吐谷渾亦因憾漢職貢不脩可汗若

請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內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後自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覅羅大喜遂遣使朝貢帝將西狩六年遣侍御史韋節召覅羅令與車駕會於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覅羅謝使者辭以他故帝大怒無如之何適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奏曰覅羅不朝恃強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隷於覅羅故遣使來以結援願厚禮其使拜爲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館微諷喻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覅羅不順之意稱射匱

有好心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爲婚也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愛其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刧掠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矩遣向氏使詣處羅所論朝廷弘養之義丁寧曉喻之遂入朝然每有怏怏之色以七年冬處羅朝於臨朔宮帝享之處羅稽首謝曰臣揔西面諸蕃不得早來朝拜今參見遲晚罪責極深臣心裏悚懼不能盡道帝曰往者與突

厥遞相侵擾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與一家無異朕皆欲
存養使遂性靈譬如上天止有一箇日照臨莫不寧帖
若有兩箇三箇日萬物何以得安比者亦知勗羅擾攘事
繁不得早來相見今日見勗羅懷抱豁然歡喜勗羅亦當
豁然不煩在意明年元會勗羅上壽曰自天以下地以上
日月所照唯有聖人可汗今是大日願聖人可汗千歲萬
歲常如今日也詔留其羸弱萬餘口令其弟達度闕設牧
畜會寧郡勗羅從征高麗號爲曷薩那可汗賞賜甚厚十
年正月以信義公主嫁焉賜錦綵袍千具綵萬匹帝將復
其故地以遼東之役故未遑也每從行幸江都之亂隨化

及至河北化及將敗奔歸京師爲北蕃突厥所害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山據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護紇骨也咥於尼護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陁咥勒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咥曷截撥忽比千具海曷比悉何嵯蘇拔也末謁達等有三萬許兵得嶷海東西有蘇路羯三素咽蔑促隆忽等諸姓八千餘拂東菻則有恩屈阿蘭北褥九離伏嗢昏等近二萬

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揔謂爲鐵勒竝無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居無恒所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爲生近西邊者頗爲藝植多牛而少馬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開皇末晉王廣北征納啓人破步迦可汗鐵勒於是分散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稅歛其物又猜忌薛延陁等恐爲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爲易勿眞莫何可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陁內俟斤子也咥爲小可汗既敗莫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絕倫甚得衆心爲隣國所憚伊吾

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其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便就妻家待產乳男女然後歸舍死者埋殯之此其異也大業三年遣使貢方物自是不絕云

論曰四夷之爲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落實繁迭雄邊塞年代遐邈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有獯鬻焉其在三代則獫狁焉逮乎兩漢則匈奴焉當塗典午則烏丸鮮卑焉後魏及周則蠕蠕突厥此其酋豪相繼互爲君長者也皆以畜牧爲業侵抄爲資倐來忽往雲飛鳥集智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論奮擊於塞垣之下然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踈因其彊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則

欸塞頡頏盛則率乎兵冦掠屈伸異能彊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盟誓至於莫相救護驕黠憑陵和親結約之謀行師用兵之事前史論之備矣故不詳而究焉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杆遂雄朔野東極舊境西盡烏孫之地彎弓數十萬別處於代陰南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能抗爭請盟好求結和親乃曰與周合從終亡齊國隋文遷鼎厥徒孔熾負其衆力將蹈秦郊內自相圖遂以爭亂達頭可汗遠遁啓人願保塞下於是推亡固存返其舊地助討餘燼部衆遂彊卒於仁壽不侵不叛暨乎始畢未虧臣禮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鴈門之圍俄

屬群盜亟興於此浸以雄盛豪傑雖建名號莫不請好息人於是分置官司揔統中國子女玉帛相繼於道使者之車往來結轍自古蕃夷驕僭未有若斯之甚也及聖哲應期掃除氛祲暗於時變猶懷抵拒率其群醜屢犯亭鄣戕敗我雲代搖蕩我太原肆掠於涇陽飲馬於渭汭太宗文皇帝奇謀內運神機密動遂使百世不羈之虜一舉而滅瀚海龍庭之地盡為九州幽都窮髮之鄉隸於編戶是帝皇所不及書契所未聞由此言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工拙也加以為而弗恃有而弗居類天地之含容同陰陽之化育斯乃大道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列傳卷終

列傳第八十七　北史九十九

序傳第八十八　　北史一百

李氏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當唐堯之時高陽氏有才子曰庭堅爲堯大理以官命族爲理氏歷夏殷之季其後理徵字德靈隸爲翼隸中吳伯以直道不容得罪于紂其妻契和氏攜子利貞逃隱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改理爲李氏周時裔孫曰乾娶于益壽氏女嬰敷生子耳字伯陽爲柱下史子孫散居諸國或在趙或在秦在魏者爲段干大夫段干木其後也别孫悝爲魏文侯典富國之術焉在趙者曰曇以功封柏人武安君牧其後也在秦者名興族爲將軍生子伯祐建功北狄封南鄭公伯祐生二子

平燕內德子信爲秦將虜燕太子丹信孫元曠仕漢爲侍中元曠弟仲翔位太尉仲翔討叛羌於素昌一名狄道仲翔臨陣殞命葬狄道川因家焉史記李將軍傳所云其先自槐里徙居成紀實始此也仲翔曾孫廣仕漢歷文景武三帝位前將軍立功沙漠廣子當戶椒敢當戶子陵戰歿匈奴椒敢歷侍中郎中令關內侯生子禹位至侍中並事具史漢禹生承公承公生蜀郡太守先先生長宗長宗生博士況況生孝廉本本字上明生巴郡太守次公次公生臨淮太守軌軌字逸文生積弩將軍隆隆字業緒生雍雍字儁熙仕魏歷尚書郎濟北東莞二郡太守雍生柔柔字

德遠晉舉秀才爲相國從事中郎北地太守雍生弇字季
子高亮果毅有智局晉末大亂與從兄卓居相國晉王保
下卓位相國從事中郎保政刑不脩卓率宗族奔于張寔
弇亦隨焉因仕于張氏爲驍騎左監弇本名良妻姓梁氏
張駿謂弇曰卿名良妻又姓梁令子孫何以目其舅氏昔
耿弇以弱年立功啓中興之業吾方賴卿有同耿氏乃使
名弇歷天水太守衛將軍封安西亭侯卒年五十六贈武
衛將軍建初中追謚景公子昶字仲堅幼有名譽年十八
而亡建初中追謚簡公涼武昭王暠字玄盛小字長生簡
公昶之子也遺腹而誕祖母梁氏親加撫育幼好學性沈

敏寛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長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吴兵法常與呂光太史令郭黁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黁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必有國土之分家有騧黃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及呂光之末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昭王爲効穀令而燉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中從事燉煌索仙等以昭王温毅有惠政推爲寧朔將軍燉煌太守昭王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言於昭王曰兄忘郭黁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昭王乃從之尋進號冠軍將軍稱蕃于業僭稱涼王其右衛將軍索嗣構昭王于業乃以嗣爲燉煌太守率騎而西昭王命師擊走之於是晉昌太守唐

瑤移檄六郡推昭王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依竇融故事昭王乃赦境內建元號庚子追崇祖考大開霸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備置寮寀廣闢土宇屯玉門陽關大田積穀爲東討之資立靖恭堂以議朝政閱武事焉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親爲序頌以明鑒誡之義當時文武群公寮佐亦皆圖讚所志五年改元爲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歸表於晉是歲乃自燉煌徙都酒泉文以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通表建鄴于時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乃使儒林祭酒劉彥明爲文刻石頌德又有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

鳩等集于園間群下以爲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邕而至
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衆瑞請史官記其事昭王從之
上巳日讌于曲水命群寮賦詩昭王親爲之序於是寫諸
葛亮訓誡以勗諸子焉昭王以緜世之量爲群雄所奉兵
無血刃遂啓霸業乃脩燉煌舊塞薨謚曰武昭王廟號高
祖陵號建世武昭王十子譚歆讓愔恂翻豫宏眺亮世子
譚早卒後主諱歆字士業武昭王第二子也武昭王薨府
寮奉爲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護羌校尉大赦境內
改元爲嘉興尊母尹氏爲太后在位四年爲沮渠蒙遜所
敗國亡武昭王以魏道武皇帝天興二年立後主以明元

皇帝太常五年而亡據河右凡二世二十一年世子重耳奔于江左遂仕于宋後歸魏位恒農太守即皇室七廟之始也後主弟讓字士遜雅量凝重善於謀略位寧朔將軍領西羌校尉輔國將軍晉燉煌太守新鄉侯贈驃騎大將軍謚曰穆讓弟愔字士正位晉昌燉煌太守愔弟恂字士如有幹略位酒泉燉煌太守遇家國之難而終恂弟翻字士舉小字武疆英雄秀出有雄略位車騎將軍祈連酒泉晉昌郡太守翻弟豫字士寧位西海太守豫弟宏字士讃位前將軍中華令宏弟眺字士遠位左將軍眺弟亮字士融位右將軍寶字懷素小字衍孫晉昌太守翻之子也沈

雅有度量驍勇善撫接遇家難爲沮渠蒙遜因于姑臧歲餘與舅趙唐契北奔伊吾臣於蠕蠕其遺衆之歸附者稍至二千寶傾身禮接甚得其心衆皆爲之用每希報雪屬太武遣將討沮渠無諱於燉煌無諱捐城遁走寶自伊吾南歸燉煌遂脩繕城府規復先業遣弟懷達奉表歸誠太武嘉其忠欵拜懷達散騎常侍燉煌太守別遣使授寶使持節侍中都督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沙州牧燉煌公乃鎮燉煌四品巳下聽承制假授真君五年因入朝遂留京師拜外都大官轉鎮南將軍并州刺史還除內都大官文成初代司馬文鎮懷荒

改授鎮北將軍太安五年薨年五十三詔賜命服一襲贈
以本官謚曰宣有六子承茂輔佐公業冲公業早卒承字
伯業少有謀略初寳欲歸欵僚庶多有異議承時年十三
勸寳速定大計於是遂决寳仍令承隨表入賀太武深相
器異禮遇甚優賜爵姑臧侯後遭父憂居喪以孝聞承應
傳先封以自有爵乃以本封讓弟茂時論多之承方裕有
鑒裁爲時所重文成末以散侯出爲龍驤將軍滎陽太守
爲政嚴明甚著聲稱延興五年卒時年四十五贈使持節
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穆長子韶字元伯學涉有器量與
弟彥虔毅並孝文賜名焉韶雅爲季父冲所知重延興中

補中書學生襲爵姑臧侯除儀曹令時脩改車服及羽儀制度皆令韶典焉遷給事黃門侍郎後依例降侯爲伯兼大鴻臚卿黃門如故孝文將創遷都之計詔引侍臣訪以古事韶對曰洛陽九鼎舊所七百攸基地則土中實均朝貢惟王建國莫尚於此帝稱善遷太子右詹事尋罷左右仍爲詹事肆州大中正出爲安東將軍兖州刺史帝自鄴還洛韶朝於路帝言及庶人恂事曰卿若不出東宮或未至此也宣武初徵拜侍中領七兵尚書除撫軍將軍并州刺史以從弟伯商同咸陽王禧之逆免除官爵久之兼將作大匠敕參定朝議律令及呂苟兒反於秦州除撫軍將

軍西道都督行秦州事與右衛將軍元龘率衆討之事平即眞璽書勞勉復其先爵時隴右新經師旅百姓多不安業韶善撫納甚得夷夏之心孝明初自相州刺史入爲殿中尚書行雍州事後除中軍大將軍吏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出爲冀州刺史清簡愛人甚收名譽政績之美聲冠當時明帝嘉之就加散騎常侍遷車騎將軍賜劒珮貂蟬各一具驊騮馬一匹并衣服寢具韶以年及懸車抗表遜位優旨不許轉定州刺史常侍如故及赴中山冀州父老皆送出西境相聚而泣二州境既連接百姓素聞其德州內大安正光五年卒於官年七十二詔贈帛七百匹贈使持

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謚曰文恭既葬之後有冀州兵千餘人戍於荆州還經韶墓相率培冢數日方還其遺愛如此永安中以尅定秦隴功追封安城縣開國伯邑四百户長子璵字道璠温雅有識量魏永平二年釋褐太尉府行參軍累遷尚書倉部郎中後汝南王悦爲司州牧悦性貪踈冗情識不倫朝廷以璵器望兼美閑於政事擢爲悦府長史兼知州務甚得毗贊之方因除司州别駕遷光禄少卿永安初以本官兼度支尚書襲封安城縣伯又除司徒右長史仍兼尚書及遷都於鄴留璵於後監掌府藏及撤運宫廟材木以明幹見稱加征南將

軍金紫光祿大夫尋兼給事黃門侍郎監典書事出為東
徐州刺史為政清靜人吏懷之解州還以老疾不求仕進
齊受禪追璵兼前將軍導從於圜丘行禮又攝護軍陪神
武神主入太廟璵意不願策名兩朝雖以宿德耆舊被徵
過事即絕朝請文宣亦曾命璵預華林宴顧訪舊事甚重
之天保四年卒年七十二子詮字世良任城郡守贈涇州
刺史子伯卿太師府參軍事伯卿子師上聰敏好學雅有
詞致外祖魏收無子惟有一女生師上甚愛重之童齓便
自教屬文有名於世後與范陽盧公順俱為將璽郎待詔
文林館與博陵崔君洽同志友善從駕晉陽寓居僧寺朝

士謂之康寺三少爲物論推許君此隋煬帝居藩奏爲王
府記室終於揚州詮弟謚字世安位高陽郡守司農卿安
州刺史謚子千學齊武平中尚神武女浮陽長公主拜駙
馬都尉南青州刺史謚弟誦字世業位儀同三司臨漳
令誦弟世韞太子舍人殿中郎興子孫繁衍人號其宅
爲孝東徐村興弟瑾字道瑜美容貌有才學特爲韶所鍾
愛清河王懌甚知賞之懌爲司徒辟參軍事轉著作郎稍
遷通直散騎侍郎與給事黄門侍郎王遵業尚書郎盧觀
典脩儀注王盧即瑾之外兄臨淮王彧謂瑾等三儁共掌
帝儀可謂舅甥之國及明帝崩上謚策文瑾所製也莊帝

初於河陰遇害年三十九贈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子産之字孫僑容貌短陋而撫訓諸弟愛友篤至其舅盧道將稱之曰此兒風調足為李公家孫位北豫州司馬子仲膺字公祀以學行稱位太子洗馬仕周為東京少吏部上士隋開皇中卒於荆州總管司馬産之弟蒨之字曼容清通好文學齊天保初歷太子洗馬行陽翟郡守為政清靜吏人稱之遷尚書考功郎中遇文宣昏縱見害時人寃之蒨之弟壽之位梁州中從事性貞介不負於人壽之弟禮之位司徒騎兵參軍與妻鄭氏相重妻先亡遺言終不獨死未幾禮之脚上發腫夢妻云責小麥漬之即差如其言反劇

而卒禮之弟行之字義通小字師子簡靜善守門業多識
前言往行而不以文學自名居喪盡禮與兄弟深相友愛
仕齊歷位都水使者齊郡太守帶青州長史任城王敬憚
之州人號曰李御史仕周爲冬官府司寺下大夫隋開皇
初封固始縣男除唐州下溠郡太守稱疾不行卒行之風
素夷坦爲士友所稱其舅子盧思道深所愛好常贈詩云
水衡稱逸人潘揚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囂塵時人
以爲實錄及疾內外多爲求醫行之曰居常待終士之道
也貧既愈富何知死不如生一皆抑絕臨終命家人薄葬
口授墓誌以紀其志曰隴西李行之以某年某月終於某

所年將六紀官歷四朝道叶布夷事忘可否雖碩德高風有傾先構而立身行已無愧夙心以為氣變則生生化曰死蓋生者物之用死者人之終有何憂喜於其間哉乃為銘曰人生若寄視死如歸茫茫大夜何是何非言終而絶

二子夷道行之弟凝之字惠堅光州中從事非其所好僶俛而就秩滿徑還冀州秉強野舍凝之明本草藥性恒以服餌自持雖年將耄及而志力不衰篤好古文精心典禮以之終老未嘗懈倦隋仁壽中卒産之兄弟竝有器望邢子才為禮之墓誌云食有奇味相待乃飡衣無常主易之而出時以為實録諸婦相親皆如娣妹情之死諸弟不避

當時兇暴行喪極哀趙郡李槩來弔之歎曰此家風範海
內所稱今始見之眞吾師也欲與連類即日自名勞之瑛
弟瓚字道璋少有風尚辟司徒參軍事卒贈漢陽郡太守
子脩年開府參軍早亡韶弟彥字次仲有學業孝文初舉
秀才除中書博士轉諫議大夫後因考課降爲元士尋行
主客曹從事郊廟下大夫時朝儀典章咸未周備彥留心
考定號爲稱職孝文南伐彥諫曰臣以爲蕞爾江閩未足
親勞鑾駕頻表雖不見納而以至誠見嘉及六軍次於淮
南徵爲廣陵王羽長史加恢武將軍西翼副將軍還除冀
州趙郡王幹長史轉青州廣陵王羽長史帶齊郡太守徵

爲龍驤將軍司徒右長史左長史秦州大中正出行揚州事尋徵拜河南尹還至汝陰復敕行徐州事尋徵拜平北將軍平州刺史遷平東將軍徐州刺史延昌二年夏大霖雨川瀆皆溢彥相水陸形勢隨便踈通得無淹漬之害朝廷嘉之頻詔勞勉入爲河南尹遷金紫光祿大夫光祿勳轉度支尚書出爲撫軍將軍秦州刺史時破六韓拔陵等反於北鎮二夏豳凉所在蜂起而彥刑政甚嚴正光五年六月城人薛珍劉慶杜超等因四方離叛突入州門害彥推其黨莫折大提爲帥永安中追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諡曰孝貞子爕字德諧少有風望位司徒

主簿卒贈太常少卿子士万有雅望位高都太守燮弟爽
字德明弟充字德廣弱冠太學博士大將軍蕭寶夤西討
德廣爲行臺郎募衆而征戰捷乃手刃仇人啖其肝肺覽
寶夤有異志挺身歸闕朝廷加爵辭而不受寶夤遂與万
俟醜奴同反大行臺尒朱天光討之請德廣爲從事中郎
天光用其計遂定秦隴以功除中散大夫痛父非命終身
不食酒肉妹夫盧元明嗟重之子士英有文才王遵業以
女妻之次僧伽脩謦欬業不應辟命時鄭子默有名於世
僧伽曰行不適道文勝其質郭林宗所謂牆高基下雖得
必喪此之徒也竟如其言尚書袁叔德來候僧伽先減僕

從然後入門曰見此比賢令吾羞對軒冕及卒叔德爲懷舊詩曰平生寡俗累終身無世言其見重如此僧伽弟法藏內清介位負外郎德廣弟德顯位散騎侍郎贈東秦州刺史德顯弟德明敦重有器局位高陽太守贈光祿少卿光州刺史彥弟虔字叔恭太和初爲中書學生遷祕書中散轉冀州驃騎府長史太子中舍人宣武初遷太尉從事中郎出爲清河太守屬京兆王愉反虔棄郡奔闕宣武聞虔至謂左右曰李虔在冀州曰久恩信著物今拔難而來衆情自解矣乃授虔別將令軍前慰勞事平轉長樂太守延昌初冀州大乘賊起令虔以本官爲別將與都督元遙討

平之遷後將軍燕州刺史還爲光祿大夫加平西將軍兼大司農出爲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追論平冀州之功賜爵髙平男還京除河南邑中正遷領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莊初授特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又進號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安三年薨年七十四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太尉公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宣景長子暎字仁明位尚書左外兵郎莊帝初於河陰遇害年四十贈度支尚書安東將軍青州刺史子裒章武郡守裒弟甄汲郡守竝以幹局見知暎弟仁曜位員外散騎侍郎太尉録事參軍與兄暎同於河陰遇

害年三十八贈散騎常侍左將軍兖州刺史子撝字道儼
學尚有風儀魏武定中司空長流參軍齊天保末為尚書
郎終於兖州司馬仁曜弟晧字仁昭位散騎侍郎亦遇害
河陰贈征虜將軍涼州刺史子士元士操武定中並儀同
開府參軍事晧弟曉事列于後度弟駿字延賓歷步兵校
尉東郡太守司農少卿卒贈龍驤將軍豫州刺史子諺字
義興有幹局起家太學博士領殿中侍御史稍遷東郡太
守莊帝初濟廣二州刺史加散騎常侍節閔時與第三弟
通直散騎常侍義眞第七弟太常少卿義邕同為尒朱仲
遠所害義邕莊帝居藩之日以外親甚見親昵及即位特

蒙信任尒朱榮之誅義邕預其事由是竝及禍節閔初諺贈侍中驃騎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義貞贈前將軍齊州刺史義邕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諺次弟義順司空屬第四弟義遠國子博士莊帝初竝於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雍州刺史承弟茂字仲宗文成末襲父爵鎮西將軍燉煌公孝文初除長安鎮都將轉西汾州刺史將軍如故入為光祿大夫歷西兖州刺史例降為侯茂性謙慎以弟沖寵盛懼於盈滿以疾求遜位孝文不奪其志聽食大夫祿還私第因居中山自是優遊里舍不入京師卒年七十一謚曰恭侯子靜字紹安襲位東平原太守卒子

遐字智遠襲遐有几案才位河內太守從孝莊南度河於
河陰遇亂兵所害事寧追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尚書
右僕射秦州刺史封盧鄉伯靜弟孚字仲安恭慎篤厚歷
汝南中山二郡太守孝莊初以外親超撫軍將軍金紫光
祿大夫出爲鎮東將軍滄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孚弟安粗
涉書史位北海王顥撫軍長史顥爲關西都督復引爲長
史委以戎政卒於軍贈征虜將軍涼州刺史茂弟輔字叔
直有器望解褐中書博士遷司徒議曹掾太和中孝文爲
咸陽王禧納其女爲妃除鎮遠將軍潁川太守帶長社戍
輔綏懷招集甚得邊和卒於郡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謚

曰襄武侯長子伯尚少有重名弱冠除祕書郎孝文每云此李氏之千里駒稍遷通直散騎侍郎敕撰太和起居注宣武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坐與咸陽王禧謀反誅伯尚弟仲尚儀貌甚美少以文學知名年二十著前漢功臣序讃及季父司空冲誄高聰邢巒見而歎曰後生可畏非虛言也起家京兆王愉府參軍坐兄事賜死仲尚弟季凱沈敏有識量坐兄事與母弟俱徙邊久之會赦免遂寓居晉陽沈廢積年後歷位并州安北府長史孝明崩尒朱榮陰圖義舉季凱豫謀及莊帝踐祚徵拜給事黃門侍郎封博平縣侯加散騎常侍祕書監中軍將軍後尒朱世隆以榮之

死謂李凱通知於是見害孝武初追贈侍中驃騎將軍吏
部尚書定州刺史李凱弟延慶位陳留太守金紫光祿大
夫延慶弟延度衛將軍安德太守輔弟佐字季翼有文武
才幹孝文初兼散騎常侍使高麗以稱旨還拜常山太守
貞定縣子遷懷州刺史進爵山陽侯加安南將軍河內公
轉相州刺史所在有稱績後拜安遠將軍數與征南將軍
城陽王鸞安南將軍盧陽烏等攻赭陽各不相節度諸軍
以敵強故班師佐逆戰爲賊所敗坐徙瀛州車駕征宛鄧
復起佐假平遠將軍統軍以功封涇陽縣子沔北既平以
佐爲廣陽王嘉鎮南府長史加輔國將軍別鎮新野及大

軍凱旋孝文執佐手曰河北洛陽南門鄉勉爲朕善守孝
文崩遺敕以佐行荆州事佐在州威信大行邊人悅附前
後歸者二萬許家尋正刺史宣武初徵兼都官尚書卒年
七十一贈秦州刺史謚曰莊子遵襲遵豪爽有父風卒於
司空司馬贈洛州刺史子果襲位司空諮議參軍坐通西
魏見殺遵弟東字休賢郡辟功曹以父憂去職遂終身不
食酒肉因屏居鄉里司空任城王澄嘉其操尚以爲參軍
事累遷濟州刺史卒贈殿中尚書相州刺史東弟挺字神
儁小名提少以才學知名爲太常劉芳所賞歷位中書侍
郎太常少卿荆州刺史時梁將曹敬宗來寇攻圍積時文

引水灌城城不没者數板神儁循撫兵人勠力固守詔遣
都督崔暹別將王能裴衍等赴援敬宗退走時寇賊之後
城外有露骸神儁令收葬之徵拜大司農孝明末除鎮軍
將軍行相州事時葛榮南逼神儁憂懼乃故墜馬傷足仍
停洺郡有詔追還莊帝即位以神儁人望拜散騎常侍殿
中尚書追論固守荆州功封千乘縣侯轉中書監吏部尚
書神儁意尚風流情在推引人物介朱榮有所用人神儁
不從見怒懼啓求解官除右光祿大夫尋屬介朱兆入京
乘輿幽執神儁遂逃人間孝武初歸闕拜散騎常侍驃騎
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孝靜初除驃騎大將軍華

州刺史入爲侍中薨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雍州刺史神儁風韻秀舉博學多聞朝廷舊章及人倫氏族多所諳記篤學好文雅老而不輟凡所交遊皆一時名士汲引後生爲其光價四方才子咸宗附之滎陽鄭伯猷常云從舅爲人物宗主在洛京時琅邪王誦亦美神儁故名其子曰儁庶其似之梁武帝雅重其名常云彼若遣李神儁來聘我當令劉孝綽往其見重如此頸多鼠乳而性通率不持檢度至於少年之徒皆與褻狎比還鄴於路見狗溫子昇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神儁曰爲逐丞相東走爲共帝女南徂沙苑之敗神儁策馬而走曰丁掾力馬

倒曰丁掾誤我其不拘若此既不能方重識者以此爲譏
喪二妻又欲娶鄭嚴祖妹神儁之從甥也盧元明亦將爲
婚遂至紛競二家閲於嚴祖之門鄭卒歸元明神儁惆悵
不已時人以神儁爲鳳德之衰冲字思順承之弟也本名
思冲孝文改焉少孤爲承訓養承常言此兒器重非恒方
爲門户所寄冲雅有大量隨兄至滎陽時牧守子弟多侵
亂人庶輕有乞奪冲與承長子韶獨清簡皎然無所求取
時人美焉獻文末爲中書學生冲善交遊不妄戲雜流輩
重之孝文初以例遷祕書中散典禁中文字以脩敕慤慧
漸見寵待遷内祕書令南部給事中舊無三長唯立宗主

主督護所以多隱冒五十三家方爲一戶沖以三正所由
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上之文明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
卿議之群臣多有不同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凖賦有
常分包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不可詞議雖有
乖異然惟以變法爲難更無異議遂立三長公私便之遷
中書令加散騎常侍給事中如故尋轉南部尚書賜爵順
陽侯沖爲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賞賜月必數千萬進
爵隴西公密致珍寶服御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沖家
素清貧於是室富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逮於
鄉閭莫不分及虛已接物垂念羇寒衰舊淪屈由之躋叙

者亦以多矣時以此稱之初冲兄佐與河南太守來崇同自涼州入國素有微嫌佐因搆成崇罪餓死獄中後崇子護爲南部郎深慮爲冲陷常求退避冲每慰撫之護後坐贓罪懼必不濟冲乃具奏與護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冲從甥陰始孫貧來冲家至如子姪有人求官因其納馬於冲始孫輒受而不言後假方便借冲此馬主見冲乘馬而不得官後自陳首始末冲聞大驚執始孫以狀欵奏始孫坐死其處要自厲不念愛惡皆此類也時循舊王公重臣皆呼名孝文帝謂冲爲中書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後孝文居喪引見待接有加及議律令潤飾辭旨刊定輕

重孝文雖自下筆無不使訪焉冲竭忠奉上知無不盡出入憂勤形於顔色雖舊臣戚輔莫能逮之俱服其明斷慎密而歸心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方聽望咸宗竒之孝文亦深相仗信親敬彌甚君臣之間情義莫二及置百司開建五等以冲參定典式封滎陽侯拜廷尉卿遷侍中吏部尚書咸陽王師東宫建拜太子少傅孝文初依周禮置夫嬪之列以冲女爲夫人及營明堂詔冲領將作大匠與司空長樂公亮共監興繕車駕南伐加冲輔國大將軍統衆翼從自發都至洛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軫孝文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群臣稽顙於馬首之前孝文曰今大軍將

邁公等更欲何云冲進請曰發都淫雨士馬困弊矜喪反
旆於義爲允孝文曰巳至於此何容停駕冲又進曰今者
之舉天下所不願敢以死請孝文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
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大
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竝殷勤泣諫孝文
乃喻群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若不南
鑾郎當移都於此光宅土中幾亦時矣王公等以爲何如
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遷者右安定王休等
相率如右前南安王禎進曰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
行見至德者不議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事廓

神都以延王業都中土以制帝京周公啓之於前陛下行
之於後固其宜也請上安聖躬下慰人望光宅中原輟彼
南伐此臣等之願亦蒼生幸甚群臣咸唱萬歲孝文初謀
南遷恐衆心戀舊乃示爲大舉因以脅定群情外名南伐
其實遷也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內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
定都洛陽尋以冲爲鎮南將軍侍中少傅如故委以營構
之任改封陽平郡侯車駕南征以冲兼左僕射留守洛陽
遷尚書左僕射仍領少傅改封清泉縣侯及太子恂廢冲
罷少傅孝文引見公卿於清徽堂曰今徙極中天創居嵩
洛雖大構未成要自條紀略舉但南有未賓之豎兼凶蠻

密邇朕取南之計決矣所行之謀必定頃來陰陽卜術之
士咸勸朕今征必尅此既家國大事宜其君臣各盡所見
冲曰征戰之法先之人事然後卜筮卜筮雖吉猶恐人事
未備京師始遷衆業未定加之征戰以爲未可帝曰僕射
之言非爲不合朕意然咫尺寇戎無以自安理須如此若
待人事備復非天時將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征理
冲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
兆新起宮寢皆資於冲勤志強力孜孜無怠且理文簿兼
營近制几案盈積剞劂在前初不勞猒也然顯貴門族榮
益六姻兄弟子姪皆有官爵一家歲祿萬匹有餘年纔四

十而鬢髮班白姿貌甚美未有衰狀李彪之入京也孤微
寡援而自立不群以冲好士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學禮
而納焉每言之於孝文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爲中尉尚書
爲孝文知待便謂非復藉冲更相輕背唯公坐歛袂而已
無復宗敬之意冲頗銜之後孝文南征冲與吏部尚書任
城王澄並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狀冲手自作
表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劾孝文覽其表嗟歎久之
旣而曰道固可謂溢也僕射亦爲滿矣冲時震怒數責彪
前後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大
罵辱肆口冲素性溫柔而一朝暴恚遂發病荒悖言語亂錯

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藏傷裂旬餘日卒時年四十九孝文始聞冲病狀謂右衞宋弁曰僕射執我樞衡總釐朝務使我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愴懷及聞冲卒爲舉哀於縣瓠發聲悲泣不能自勝詔書褒述其美曰可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於是贈司空公給東園秘器一具衣一襲贈錢三十萬布五百匹蠟二百斤有司奏謚曰文穆葬於覆舟山近杜預冢孝文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路經冲墓左右以聞孝文卧疾望墳掩涕久之遣太常致祭及與留京百官相見皆叙冲亡没之故言及流涕其相痛惜如此子延寔字禧性温良以

爲太子舍人宣武初襲父爵清泉縣侯莊帝即位以母舅
之尊超授侍中太保封濮陽郡王延寔以太保犯祖諱又
以王爵非庶姓所宜抗表固辭徙封濮陽郡公改授大傅
尋轉司徒公出爲使持節侍中大傅録尚書事東道大行
臺都督青州刺史尒朱兆入京乘輿幽縶延寔以外戚見
害於州館孝武帝初反葬洛陽贈使持節侍中太師太尉
公録尚書事都督雍州刺史謚曰孝懿長子彧字子文尚
莊帝姊豐亭公主封東平郡公位侍中左光禄大夫中書
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彧性豪俠尒朱
榮之死也武毅之士皆彧所進孝静初陷法見害尋詔復

本爵子道道端襲或七子並彭城王勰女豐亭公主所生以道德仁義禮智信爲名第四子義雄有識悟勤學手不釋書仕齊位瑯邪郡守義雄弟禮成最知名禮成字孝諧年七歲與姑之子蘭陵太守滎陽鄭顥隨魏武帝入關顥母每謂人曰此兒平生未嘗回顧當爲重器及長沈深有行檢不妄通賓客在魏歷著作郎太子洗馬員外散騎常侍周受禪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于時貴公子皆競習弓馬被服多爲軍容禮成雖善騎射而從容儒服不失素望後以軍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爵脩陽侯拜還州刺史時朝廷有所徵發禮成度以蠻夷不可擾擾必爲亂上

表固諫武帝從之伐齊之役從帝圍晉陽齊將席毗羅精兵拒帝禮成力戰擊退之加開府進封冠軍縣公歷北徐州刺史戶部中大夫禮成妻竇氏早沒知隋文帝有非常之表遂聘帝妹爲繼室及帝爲丞相進位上大將軍遷司武上大夫委以心膂及受禪拜陜州刺史進封絳郡公賞賜優洽累遷襄州總管左大將軍時突厥屢爲寇患緣邊要害多委重臣由是拜寧州刺史以疾徵還京終于家子世師位度支侍郎禮成弟智源有器量仕齊卒於高都郡守智源弟信則方雅廉慎齊武平中位南陽王大司馬屬信則形短中書侍郎頓丘李若戲之曰弟爲府屬哥謂名

以定體信則曰名以定體豈過劣弱尋除尚書倉部郎中入周爲東京司門下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沔州刺史彧弟彬字子儒其父延寔既別封彬襲祖爵清泉縣侯位中書侍郎卒於左光祿大夫贈驃騎大將軍光祿勲齊州刺史謚曰獻子桃杖襲彬弟彰位通直散騎侍郎從父在青州同時遇害贈左將軍瀛州刺史延寔弟休纂小字鍾羌頗有父風位終太子舍人贈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雍州刺史追封樂涫縣公後進封高陽郡公子昂襲昂魏末爲廣平郡太守齊天保中卒於光祿卿昂子道隆有才識明剖斷仕齊位并省尚書左丞隋開皇中爲尚書北部侍

郎休纂第延孝位尚書屯田郎中於河陰遇害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進封臨潁縣公韶從弟仲遵有器業彭城王勰爲定州請爲定州開府參軍累遷營州刺史時四方州鎮逆叛相續營州城内咸有異心仲遵單車赴州及至與大使盧同以恩信懷誘率皆安帖後明帝又遣詔盧同爲行臺北出慰勞同疑人情難信聚兵將往城人劉安定就德興等先有異志謂欲圖已逐仲遵害之韶從祖抗自涼州度江左仕宋歷晉壽安陸東萊三郡太守抗子思穆字叔仁有度量善談論工草隸爲當時所談太和十七年攜家累自漢中歸魏位都水使者及車駕南

伐以本官兼直閤將軍從平南陽以功賜爵樂平子宣武踐祚進爵為伯累遷京兆內史在郡八年頗有政績卒於營州刺史贈安東將軍華州刺史有子十四人嫡子斌襲位散騎侍郎早卒斌兄弉字道休為莊帝所親超贈思穆衛將軍中書監左光祿大夫謚曰宣武弉以戚里恩澤賜爵廣平侯歷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聘梁使主黃門郎司徒左長史行瀛州事齊天保初兼侍中黃瀛滄三州大使觀察風俗還拜魏尹卒贈濟州刺史中書令子瓌位中書舍人黃門郎韶族弟琰之字景珍小字畫蟲少知名號曰神童從父冲雅所歎異每曰興吾宗者其此兒乎恒資給

所須愛同已子弱冠舉秀才不行曽遊河内北山便欲有隱遁意會彭城王勰辟爲行軍參軍苦相敦引冲又遣信喻之乆乃應召尋爲中尉李彪啓兼著作佐郎修撰國史稍遷國子博士領尚書儀曹郎中轉中書侍郎司農少卿黄門郎修國史遷國子祭酒轉祕書監兼七兵尚書遷太常卿孝莊初太尉元天穆北討葛榮以琰之兼御史中尉爲北道軍司還除征東將軍仍兼太常出爲衛將軍荆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荆二郢大行臺尋加散騎常侍琰之雖以儒素自業而每語人言吾家世將種猶有關西風氣及至州之後大好射獵以示威武亦朱兆入洛南陽太

守趙脩延以琰之莊帝外戚誣琰之規奔梁國襲州城遂
被囚執脩延仍自行州事城內人斬脩延還推琰之攝州
任孝武初徵兼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永熙二年薨朝廷悼惜之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
州刺史謚曰文簡琰之少機警善談論經史百家無不悉
覽朝廷疑事多所訪質每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我
既精且博學兼二子謂崔光劉芳也論者許其博未許其
精當時議咸共宗之又自誇文章從姨兄常景笑而不許
每休閑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常謂人曰吾所以好
讀書者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願也是以孜孜

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疾勞世人也此乃天性非爲力
強前後再居史事無所編緝安豐王延明慱聞多識毎有
疑滯常就琰之辨析自以爲不及也二子綱慧並從孝武
帝入關中綱位宜州刺史儀同三司子充節少慷慨有英
略隋開皇中頻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有功位上柱國武陽
郡公朔州總管甚有威名爲虜所憚後有人譖其謀反徵
還京師上怒之充節素剛憂憤卒子大亮曉字仁略太尉
虔之子也少而簡素傳涉經史早有時譽釋褐員外郎散
騎侍郎尒朱榮之立孝莊曉兄弟四人與百寮俱將迎焉
其夜曉衣冠爲鼠噬不成行而免其上三兄皆遇害曉乃

攜諸猶子微服潛行避難東郡行至成皐爲滎陽令天水閻信所疑辟易左右謂曉曰觀君儀貌豈是常倫古人相知未必在早必有急難須悉心以告天下豈獨北海孫賓碩乎曉以能有長者之言乃具告情實信乃厚相資給以免永安初授輕車將軍尚書左右主客郎仍轉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又除前將軍太中大夫天平初遷都于鄴曉便寓居清河依從母兄崔陵鄉宅陵給良田三十頃曉遂築室居焉時豪右子弟悉多驕恣請託暴亂州郡不能禁止曉訓勗子弟咸以學行見稱時論以此多之曉自河陰家禍之後屬王途未夷無復宦情備在名級而已及遷都之

後因退私門外兄范陽盧叔彪勸令出仕前後數四確然
不從武定末齊文襄嗣事高選僚采召晛及前開府長史
房延祐並爲外兵郎後從平西將軍太尉府諮議參軍事
除頓丘太守天保中頻歷廣武東二郡太守所在有惠政
爲吏人所懷卒於郡年五十九贈本官將軍海州刺史三
子伯山仲舉季遠超字仲舉以字行於世性方雅善制白
皙美鬚眉高簡宏達風調疎遠博涉經史不守章句業至
於吉凶禮制親表咸取則焉弱冠仕齊爲襄城王大司馬
參軍事時尚書左僕射元文遥以令長之徒率多寒賤奏
請革選妙盡高資仲舉與范陽盧昌衡等八人同見徵用

以仲舉為司州脩武令仲舉莅以寬簡吏人號曰寬明于時昌衡為平恩令百姓號曰恩明故時稱盧李恩寬之政武平初持節使南定州人並是蠻左接帶邊嶂仲舉具宣朝旨邊服清謐朝廷大嘉之還授晉州別駕及周師圍晉州外無救援行臺左丞侯子欽內圖離貳欲與仲舉謀憚其嚴正將言而止者數四仲舉揣知其情乃謂之曰城危累卵伏賴於公今之所言想無他事欲言而還中止也子欽曰告急官軍永無消息勢之危急旦夕不謀意欲不坐受夷戮歸命有道於公何如仲舉正色曰僕射高氏恩德未深公於皇家沒齒非答臣子之義固有常道何至今日

翻及此言子欽懼泄夜投周軍城尋破周將梁士彥素聞仲舉名引與言及時事仲舉曰世居山東受恩高氏今國維不張遠勞師衆不能死於臣道豈敢干非其議士彥曰百里左車不無前事想亦得之見逼不已仲舉乃曰今者官軍遠來方申弔伐當先德澤遠示威懷明至聖之情弘招納之略令所至之所歸誠有地所謂王者之師征而不戰也士彥深以為然益相知重初城敗之後公私蕩然軍人簿帳悉多亡毀戶口倉儲無所憑據事無大小士彥一委仲舉推尋勾當縣髮無遺於軍用甚有助焉鄴城平仍將家隨例入關仲舉以親故流離情不願仕妻伯父京兆

尹傅陵崔宣猷留不許去固辭乃得還鄴尋有詔素望舊
資命州郡勸送仲舉懼嚴命而至補秋官賓部上士深乖
情願乃取急言歸隋開皇中秦王俊鎮洛州召補州主簿
友人蜀王府記室范陽盧士彥謂仲舉曰文人往經徵辟
每致推辭何爲徒勞之任忽爾降德仲舉笑曰屈伸之事
非子所知尋被勅追赴京朝廷以仲舉婆娑州里責黜左
降爲隆州錄事參軍尋以疾歸以琴書自娛優遊賞逸視
人世蔑如也會朝廷舉士著作郎王邵又舉以應詔以前
致推還爲責除冀州清江令未幾又以疾還後以資例授
帥都督洛陽令彭城劉逸人謂仲舉曰君之才地遠近所

知父病在家恐貽時論且爲武職差若自安仲舉曰吾性本疎慵少無宦情豈以垂老之年求一階半級所言武職挂徐君墓樹耳竟不起終於洛陽永康里宅時年六十三當世名賢莫不傷惜之二子大師行師大師字君威幼而爽悟神情警發標格嚴峻人並敬憚之身長七尺五寸風儀甚偉好學無所不窺善綴文備知前代故事若指諸掌商較當世人物皆得其精弱冠州將賀蘭寬召補主簿寬當時位望又與大師年事不侔初見言未及終便改容加敬曰名下故無虛士今者非以相勞自望坐嘯有託耳每於私室接遇恒盡忘年之歡俄而以資調補左翊衛率尋

除冀州司戶叅軍煬帝初改州爲郡仍除信都司戶書佐
及大業暮年王塗弛紊居官者率多侵漁皆致潤屋大師
獨守清戒無所營求家產益致窘迫郡丞韓孝稜益相歎
服曰後於歲寒此言於公得之十年遷渤海郡主簿及竇
建德據有山東被召爲尚書禮部侍郎武德三年被遣使
京師因送同安公主遂求和好使畢還至絳州而建德違
約又助世充抗王師於武牢高祖大怒命所在拘留其使
世充建德尋平遂以譴從配西會州大師少時嘗筮仕長
安遇日者姓史因使占時有從兄子同妹夫鄭師萬河東
裴寂同以宿衛簡入文資各使視即曰官位及將來所至

史生曰裴二及李皆當依資叙用然裴君終致台輔鄭非眞令歲虛歸後歲亦當本資不叙指大師曰君才雖不減趙元叔恐賦命亦將同之言子同亦無遠到時大師弟行師亦預賓貢因問史生吉凶生曰此郎雖非裴君之匹亦至方伯旣而大師及子同裴寂並以資補州佐師萬當年差舛明年而齊資不叙師萬任益州新都縣尉及武德初裴寂任尚書左僕射魏國公大師至是遷擢因獨笑曰史生之言於茲驗矣行師貞觀中歷太常寺丞都水使者卭州刺史皆如史生之占大師旣至會州忽忽不樂乃爲爵思賦以見其事侍中觀公楊恭仁時鎮涼州見賦異之召至

河西深相禮重日與遊處大師以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爲索虜北書指南爲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別國並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常欲改正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至是無事而恭仁家富於書籍得恣意披覽宋齊梁魏四代有書自餘竟無所得居二年恭仁入爲吏部尚書大師復還會州武德九年會赦歸至京師尚書右僕射封德彝中書令房玄齡並與大師親通勸留不去曰時屬惟新人思自効方事屏退恐失行藏之道大師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山之節雖以不才請慕其義於是倣裴東歸家本多書因編緝前所修

書貞觀二年五月終於鄭州滎陽縣野舍時年五十九既所撰未畢以爲没齒之恨焉所製文筆詩賦播遷及遭火多致失落存者十卷子慶孫正禮利王延延壽安世延壽與敬播俱在中書侍郎顔師古給事中孔頴達下删削既家有舊本思欲追終先志其齊梁陳五代舊事所未見因於編緝之暇晝夜抄録之至五年以内憂去職服闋從官蜀中以所得者編次之然尚多所闕未得及終十五年任東宫典膳丞日右庶子彭陽公令狐德棻又啓延壽修晉書因兹復得勘究宋齊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十七年尚書右僕射褚遂良時以諫議大夫奉敕修隋書十志復準敕

召延壽撰録因此遍得披尋時五代史既未出延壽不敢
使人抄録家素貧罄又不辦雇人書寫至於魏齊周隋宋
齊梁陳正史並手自寫本紀依司馬遷體以次連綴之又
從此八代正史外更勘雜史於正史所無者一千餘卷皆
以編入其煩冗者即削去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載始宋凡
八代為北史南史二書合一百八十卷其南史先寫訖以
呈監國史國子祭酒令狐德棻始末蒙讀了乖失者亦為
改正許令聞奏次以北史諮知亦為詳正因遍諮宰相乃
上表表曰臣延壽言臣聞史官之立其來已舊執簡記言
必資良直是以典謨載述唐虞之風尤著誥誓斯陳殷周

之烈彌顯魯書有作鹿門貽鑒於臧孫晉乘無隱桃園取譏於趙孟斯蓋哲王經國通賢垂範懲誡之方率由茲義逮秦書既煬周籍俱湮子長創制五三畢紀條流且異綱目咸張自斯新以後皆所取則雖左史筆削無之於時微婉所傳唯稱班范次有陳壽國志亦曰名家並已見重前脩無俟揚榷洎紫氣南浮黄旗東徙時更五代年且三百元熙以前則總歸諸晉著述之士家數雖多泛而商略未閑盡善太宗文皇帝神資睿聖天縱英靈爰動冲襟用紆玄覽深嗟蕪穢大存刋勒既懸諸日星方傳不朽然北朝自魏以還南朝從宋以降運行迭變時俗汚隆代有載筆

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乎陳聞見同異甚多而小說短書易爲湮落脫或殘滅求勘無所一則王道得喪朝市貿遷日失其眞晦明安取二則至人高跡達士弘規因此無聞可爲傷歎三則敗俗巨蠹滔天桀惡書法不記孰爲勸獎臣輕生多幸運奉千齡從貞觀以來屢勅史局不揆愚固私爲修撰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自東魏天平元年盡齊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總編爲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謂之北史又起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爲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謂之南史凡八代合爲二書一百

八十卷以擬司馬遷史記就此八代而梁陳齊周隋五書是貞觀中敕撰以十志未奏本猶未出然其書及志始末是臣所修臣既夙懷慕尚又備得尋聞私爲抄錄一十六年凡所獵略千有餘卷連綴改定止資一手故淹時序迄今方就唯鳩聚遺逸以廣異聞編次別代共爲部袟除其冗長捃其菁華若文之所安則因而不改不敢苟以下愚自申管見雖則疎野遠慙先哲於披求所得竊謂詳盡其南史刋勒已定北史勘校粗了既撰自私門不敢寢嘿又未經聞奏亦不敢流傳輕用陳聞伏深戰越謹言

序傳第八十八　北史一百

跋

北史宋槧世間尙有存者然皆不全且南史已采元大德本故亦取同時刊本以爲之配校讀既竣其較勝於時本者魏孝莊帝紀永安二年秋七月以柱國大將軍太原王尒朱榮爲天柱大將軍下多癸酉臨潁縣卒江豐斬元顥傳首京師甲戌以大將軍二十一字（見本紀第五第四葉）魏宗室元丕傳燕州刺史穆羆論移都事臣聞黃帝下多都涿鹿古昔聖王不必悉居中原帝曰黃帝十七字（見列傳第三第十一葉）儒林劉獻之傳獻子語諸從學者儻不能然雖復不句復不作復下以下多帷針股躡屩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

其於二十四字（見列傳第六十九第十一二葉）恩幸和士開傳士開說武成以國事分付大臣於是委趙彥深下多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兵白建掌騎兵馮子琮胡長粲二十五字（見列傳第八十第二十七葉）韓鳳傳紀段孝言監造晉陽宮事見孝言役官夫匠自下多營宅卽語云僕射爲至尊起臺殿□未訖何用先自營造鳳及穆提婆二十六字（見列傳第八十第三十六葉）明監本武英殿本固均闕如卽校勘較愼之汲古閣本亦僅存魏孝莊帝紀一則餘四則皆佚其他單詞隻字之較勝者尤不可指屈然則此本雖非最上抑猶不失爲次也原本板心卷第多附上字然有上

無下求其故不可得存之轉滋眩瞀因悉芟削

附識於此海鹽張元濟